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七

記

襄陽府

襄陽縣

太祖高皇帝勅賜淮瀆記

淮瀆本在唐縣桐栢山偶值隔阻遂望祭于峴山之顛因立石焉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群臣來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眾渡江宇于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內山川于今十有五年罔敢或怠適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托

天地 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籍人力然山川之神實
默相予况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曷
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
悚以俟遂以正月十五日授幣祝而遣焉臣弘承
詔將事唯謹二月二十八日祭于祠下威靈歆格祀事
孔明礪石鐫文用垂悠久惟神源深流長和氣潛通
典禮既崇網維斯在尚期潤滋庶類以利益生民是
我 聖天子之所望於神明者而亦明神祚我 邦
一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本堂伴讀巨諱
弘謹記

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 即所謂墮淚碑

李與初 晉

公諱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胄
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野纓冕相繼九世于公矣
顯祖南陽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
風明哲之盛代德擅規模仁誠慈惠其器量宏深容度
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群神遊
玄默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籍傳之以藝文於是仁聲遠
耀芳風遐流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郡不肯就郡公
休之四府並命盤桓累載乃公車徵拜中書侍郎秘書

監于時當晉之盛寔楊英俊乃引公爲相國從事中郎
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以集大
晉之祚皇采增輝帝威遠邁偉絕代之風弘虞唐之緒
帝嘉厥庸讎以大國公乃遂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

仍復

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釐王度外綬區域

嚴恭寅畏帝命允飭運國威于勾陳握皇樞於紫極于
時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機
崇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永肅以江寇未夷乃召公都
督荊州諸軍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乃養民募財開
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以

德知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士人均其利澤軍無
虞警民不疲勞農功田疇百姓布野群黎被德殊俗望
風吳人感服檣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軍
公雖享有茅土歷登台階吐食下士貳於姬公方將殪
戎吳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退身以優游乎初
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遭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
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
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賜卹加常也及其塋上親臨過
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勛大而屢辭封爵故復
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誓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

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歛公自出身以
暨於終忠言不輟於口嘉美不廢於心成其業不處其
功勤其勲不榮其祿儀刑言行動為世範暨六年春平
吳策詔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
畧與眾殊慮勲業不遂然蕩滅之計 悉如祜策固能
夷曠世之寇拯黎民之患勲烈弘著而寵不逮身其遣
使以克定之功策告枯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為侯以
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祜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
千戶賜絹萬疋於是故吏高文奚廉等僉以公德高而
志平位優而行恭徽猷被于江漢 群生涉其風者貪

夫反庶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曷以常德

未殞奇謀潛畧清 功遺緒靡所寘心乃共碣石刊勒

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歟惟

公應期協矩聰哲神膺乃文乃武 虞 淵其度翼翼

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為而不有志凌清

大如何不弔中年 殞 未 是表是旌

已上缺字石
碑剝落無考

按崑山葉盛水東日記有曰此碑吾邑大夫襄陽鄭

達所惠後題云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昭勇大將軍

襄陽萬戶楊克忠重建廬陵羅琛鑄考之許文忠公

有壬嘗云太傅之功業見于史其未就交碑郭奕以

爲今之顏子其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與先上
之法以敦風俗盖有儒者之風使及孔門殆庶幾乎
此其立德立言又備矣陸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
過未爲盡之墮淚碑由梁及今至於四刻若今訪舊
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編脩官楊伊志
卿也今觀是碑多闕字其字體結構雖彷彿當時亦
恐有遺漏失真之弊其即編脩之所爲抑亦萬戶別
爲之皆不可知已漫記之云

羊公碑陰之記

歐陽玄

元

右晉太傅羊公碑重刻善本襄陽鎮帥楊君廷臣伯郡
侯呂君象甫屬登峴山追懷叔子盛德慨念古所謂墮
淚碑今不復可見楊君之宗人志卿稔聞王君君實家
多先代碑帖暇日相過語及羊公碑君實適有是本欣
然以授志卿時宣文閣監書博士周君伯溫號曉古大
書法尤精臨摹志卿以屬之乃購得山貞珉又得善工
刻之崇真宮車載至路上易舟涉濟達江淮及漢復樹
之峴首京師大夫七相傳以爲盛舉按羊公故碑漫滅
梁大同唐大中宋景祐重鑄者三證以吾宗文忠公生
于襄鄧間蹤迹最密其自夷陵今遷乾德正景祐過峴
山讀蕭成書所選獨孤冊碑受之收入集中不應遺

羊公碑而獨取此意者景祐新刻斯時尚未備也景祐
乃晏肅所作肅有創物之智爲之必精第恐歐公未之
見耳此本學書之古疑爲梁刻昔羊公遊峴謂從事中
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來賢達勝士登此
望遠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令人悲傷如百歲
後魂魄有知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令聞令望必
與此山俱傳由晉距今幾及千載元車書混同文治日
盛好古君子萃於輦轂於是典午遺文南城餘烈復傳
不朽豈無數存乎其間哉使公魂魄一日過峴倏見故
碑寧不追憶湛言而德諸君之懷賢並信夫秉彝好德

雖百世猶一日也

稷按舊志羊公碑陰凡五篇歐陽玄王守誠張起若
蘇天爵與無名氏夫碑陰之記不過記當時得此碑
文由于楊伊摹刻京師車載至潞易舟涉濟達江淮
及漢以樹峴首耳一而足矣何必五且其文惟歐爲
精核有據故入之蘇天爵雖亦聞人但謂此碑嘗收
于文忠公集古錄中據玄所記則集古錄實未收此
故不入外俞焯記峴山亭乃謂郝侯升購文刻石于
京師遂輦石由汴達襄而沒楊君之績非實錄矣况
又及游女無思犯禮之說甚爲無謂故并去之

峴山亭記

歐陽脩宋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
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
是已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二子相繼於此
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
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
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
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乃自汲汲於後世
之名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
常在而前世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
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
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
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
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
止也故其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
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
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
與亭相稱君擅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
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
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騷人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紀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又

張綱明

峴山巖爾名埒嵩華四方博雅以不及登覽爲恨比或登焉猶覩晉侯狀貌大弗若所意矣然山故有亭歷千

餘禩廢興圮葺後先相踵尤多出於名勝何哉豈非羊公之休風令聞有足感心而山則弗與耶侍御章山沈公宏才直節被 上簡命來按三楚道出亭下披蓁訪古則撓不可躋因覽慨然論於衆曰羊公故遊可弗葺乎公之遊其諸異乎人之遊歟史云公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嗚呼公真樂于此耶古者天子非時非事不敢慢遊文王不敢盤游于田况其下者乎晉人懲黨錮之禍祖尚浮虛末流昏酣卒致覆國啓源作備王夷甫當執其咎公獨早見斥爲敗倫傷化尚肯允蹈以助瀾哉試與諸君陟斯巘焉下俯漢水

禹功溘溘彼何人執而肯酒是絕左盼隆中蜀相草廬
鞠眇盡粹生氣如在其前萬家錯繡者樊也雲長不戒
遂貽蟬雀之恨却顧陵雲陰蔽虧條若闕首新函而晉
撫爭北者林日警心吾儕尚爾矧當雲雨之會任推轂
之寄伊邇英風身惟敗衄者我意其登是山也觀大視
後經畧運馬鑿今懲往師保存焉輸心綢繆衆思集焉
韜精匿武敵情玩焉機祥以器備禦周焉是遊也軌也
所以成務也何觴詠之恣乎是故擁兵淹歲而主不之
疑交歡邊壘而讒莫之作輕才寡備而奸莫之乘蓋勤
恪著矣固能垂信傾吳建威定烈而混一之雄圖肇焉
故曰異乎人之遊也後世徒慕其迹至於頽縱悻淫人
我交厲則禹文之志殄矣僉拜教曰善哉敢不服膺叔
子有靈尚當擊節自慶有知我於千載之下爰命韓守
廷偉于亭之中新以續鏡不侈不廢浹旬而畢教勒公
言以詔來者

峴首亭記

陳埏

石南子持節鎮襄陽之三年爲亭於峴山之首而名之
曰峴首亭亭之址有亭而小石南子病其弗稱也移故
亭於右而新今亭規其制爲六稜列以闔扇可燕坐垣
以甃甃毋蔽觀循步欄楯則楚山之高可仰而觀也漢

水之廣可俯而帶也嘉靖辛丑七月之朔塏有役於襄陽石南子携塏而登則亭朝霞在牖涼風吹衣仰古昔之多賢思流景之易邁載瞻捐間則江山勝跡我輩登臨石南子取孟公之詩揭之矣蓋深有所感也既乃下山麓拜羊侯祠而酌於右所之傳峴堂石南子舉酒屬塏曰子可無言以記吾事塏惟襄陽爲歷代所必爭形勝之區也峴山自晉而下標其繁寰宇人皆仰之名勝之跡也然形勝不自守名勝不自傳而人其主之楚之盟齊也以屈完晉之禦吳也以叔子而方城漢水不與焉峴山之傳固矣即其易者飲酒於池而池以酒名沉碑於潭而潭以碑顯以其繫民也若山季論無德而醉酒杜元凱無功而沉碑則泯滅久矣若堤而曰在人不在地非耶吾子之政吾聞之矣惠流於善良威行於頑梗吏之振厲者有所恃而殘墨者不敢爲故鄭襄之間雖山菁野卉安如也子其方城漢水之矣即當大拜去子於此而子已在民之心峴首之亭非子之甘棠也邪他日過此而見其翼然者必指曰此江公亭也莫不有畏壘之心焉則吾子之亭當與叔子之祠並傳也石南子曰吾非此之冀吾當夫時事之感觸吾以寫吾憂焉景物之酬應吾以洩吾思焉賓客之相從吾以紓吾情

焉取其適而已矣吾之居此吾尚不以爲吾之爲之也
吾之去此又焉計民之以爲吾爲之乎壇曰若是則子
之見加於羊枯一等矣記以徵之

文選樓記

陳祺

宋

淳熙九年夏六月詔前禮部侍郎齊公鎮襄陽越明年
教條既定昨俗知勸邊鄙不聳民恬以嬉公於是搜訪
古先哲人遺風軼跡隱而未著者以寓遊觀得梁昭明
高齋故址於誰門直西古城上按圖經昭明嘗聚才士
劉孝威庾肩吾輩凡十人著文選號高齋學士南史載
昭明生襄陽五歲讀五經悉通諷誦高齋之號或者基
於是歟後人即其址爲齋歲久撓腐摧於蓬藿公命撤
而新之齋虛而明高而安心舒日朗周覽無礙其西爲
楚山壇巖扶輿而環翠屏旁出數峯蒼然秀色遠與天
際浮以清江飄以白雲纖穠去來瞬息百態其南則鹿
門峴首肩隨踵接橫闖几席若將俯而有之凡樵夫牧
兒步上下山皆可指數於烟霞香靄之中近而里閣樓
觀萬瓦如鱗方春草木搖颺雜以丹碧市城雉堞迴環
璀璨鑿鑿照人憑虛而望者不臨流不適埜而得大觀
雖古今盛衰興廢或者不同而山川高下之吐吞煙雲
朝夕之變化閱千載如一日者固有焉此昭明所以飾

襄陽府志 卷之七
爲齋宇以處其徒廓其見輯其書而公爲之激昂慷慨尚
友昔人揖其風於既頽也始公以人物議論被上眷知
入爲監察御史疏十事譏切時病當上意遷太常少卿
日趨經筵益陳治道上以公所學爲有用不數月而三
遷其官公於斯文誠有大過人者猶惓惓於文選何哉
昔李善嗜文選之學積其註爲六十卷李德裕家圖不
置文選誦其書爲不根好惡所在二者俱失之偏惟公
忘言於舛擇而涉取其精華發爲斯世之用公蓋得其
全者歟新其齋而表出之昭明之遺絲公而不泯矣齋
之下曰樂善堂者嘗闢之以藏前後守將之像公以是
爲不可缺乃繪近之可記憶者傳見於其齋公名慶曾
字子餘青社人云

襄陽北樓記

符載唐

天時有晦明人情有舒慘或感瘁交構鬱鬱不發非登
高遠眺望則無以踈達其氣遵冲和之性焉藹藹襄陽
山水之鄉征南興峴亭之賞賢王造北樓之勝緬邈千
載遐襟一致靜躁其有得不根抵於是乎然勢勝則同
制作乃異請得本末而言之先前之人公舍之內特建
危榭以環碩之才樹室襍之地左右翳蒼顧視生熟人
莫能登甚無光輝我公懷之思有所致會異日官府無

事攜鄒生枚叟之客高步縱觀于城之墉次于北隅大
獲偉地公竟符曩意據陴不去玄機一發樓在吾自由
是振陳成新拔卑爲高經營鼓智財力什一笑怵之下
表峩橫空襄人駭之謂靈物佐助不然者何以不殫貨
不峻程不罷民而成不朽之績容易在此之甚也夏五
月辛丑公欲亟逞遐矚亦既樂只爲食肴酒聚賓而登
之異其勢隱軫崇融上乘百雉旁壓萬井飛陞虹指長
檻雲截陵昭回而求睇關萬態之紛糾楚山無際漢水
遠去郢門商洛微茫天外當是時大火炎炎里閭如蟠
更簞驟盪躁灼不解及其燕也即窈窕靜深端和肅清
輕颺四來衝門動扇坐賓相頌如在顛氣况乎春之發
舒秋之沉寥固不言而勝矣壯而不侈謂之範作而不
費謂之智登降有序謂之禮享宴有惠謂之仁道崇者
聲輝位大者物舉縉紳君子咸謂爲此樓與羊公峴亭
不沒矣若樞密土斬異材巖他山之石奪齊人之力肆
浩蕩之觀窮靡曼之樂實曰涼德賈謗不暇亦文者何
述焉野人無劣備詳公明向之贊教揚休休爲來者大
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記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

符載

南雍州地靈氣爽號爲雄勝峴山漢水環抱里閭東西

主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荆揚淮楚之不侔也由
是侍御史張公得風景之高朗依連帥之仁愛遂此一
廬作爲宅居居有園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
許步南值漢高廟正相當佛宮數四與岑巒遷迤蒼蒼
松檜盡爲庭木前有名花上藥群敷簇秀霞鋪雪灑漱
灑清波後有含桃朱杏的礫蔭靄殊滋絕范甲冠他園
每天清雲淨雨霽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亟來
從之開軒設簞耳日祛曠煮茶摘菓動至酣樂出門爲
人宴宴居誠山林適自中得萬家何遠故公用是上才
卓聞風聲奮齒龔龔翰飛音冥令手操財賦之柄心寓
希夷之際人謂官薄我有浩氣屈伸通塞類如也即西
園之地實張公營道之場也是何樓心拔俗之遐曠也
如此載匡廬道客日游踐履故輒書衆美於素壁之上
使異日造辟強者遂用之爲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
推曆者以爲金畏火而伏之日也符載之記

南平樓記

虞集元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
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
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
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五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

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郛而高起風雨旋溥歲久不志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蹟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慨慷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額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交東出平臯彷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晦晦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書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以阻以自固者悉以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函煦聖化作養生息之深厚者執士大夫執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

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意居安食之思而四方遊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功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在煙雲晻藹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無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國家威德於無疆則自三將軍始也岷山之崇禮溪之深視彼異代之慨甚於一特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許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矣

鎮南樓記

魯鐸

嘉靖三年湖廣副察使南克王公朝鳴撫襄及三載公既作鎮南樓城襲守海鹽徐子正相厥志乃以公命命宜城訓道夏時亨持書幣至以記請予曰樓之知名海內者亦多矣厥有大繫不容無作者不知有幾今樓在襄而以鎮南名將所謂有大繫者歟予嘗閱地圖又於襄嘗取道上京師諦觀焉襄中土阻山林帶江漢言地爲形勝言郡爲雄宛許關洛晉衛鄭陳齊宋之交漢沔巴蜀吳越之際舟車惟其所適貨賄遷化漆絲羽革

菽麥希縷沾被原野湖海無適遠是誠水陸之會南北
所控扼也地饒財敷士文而悅道俗重義而有勇而天
下無事聲教由以四漸緩急則恃以固有北故晉守以
羊祜杜預卒以取吳南宋播迫嶺海寔在元人窺襄六
年之後我 國家特命中丞撫治又專任副察使莅之
有以也表奠威容占望之典苟不可缺則斯樓豈容無
作乎樓舊址相傳梁作文選樓於此唐因以建山南東
道樓水脩之入 國朝改鐘鼓樓經燬示復舊規址今
葺治根以巨石門闕增崇廣焉樓翼三簷巍乎壯傑稱
其地上揭月令貯鐘鼓漏刻仍譙之制據今名所為國

當不止是也或以爲樓填東北之虛儼西南山以護風
氣此雖古人陟觀景相之遺意亦鎮之一義耳而寔尤
有大焉者王公撫襄之政嚴從恕出威行好讎恩流而
善勸深山窮隩附隸而野心者悉以友民而守以徐公
良平之理人熙氣祥歲用豐樂故斯樓之作裏里居人
士從史寔勤撫按諸公咨謀惟協落之日者雅和會觀
厥成以爲要事亦若知公之志者夫樓以臨觀爲功繼
自今登是樓者憑虛徙倚而四望焉霏靄朝收穹宇夕
霽遙樹畔天山川踈朗四境之內暨向所謂南北交際
者近出復鳥遠系攘紛列而前陳臆况得無有感乎俯

問閭則思加之富教閱封守則慎固於無虞人心求之
峴碑天威不咫尺違顏更茲土者能無事乎望隆中慕
武侯見鹿門思德公民胞物與舉在日中士之弘毅謀
出處者能無是乎若其警昏晚時息順晨以興事則齊
民邦本之職也卑尊窮達皆於是乎受益而收功則斯
樓非過情之名矣於乎其無以人而負斯樓也夫用繼
作者之志永以為告

仲宣樓記

王世貞明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
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

備楚乘遠斷以屬之襄陽其詞甚辯而其旨以劉表始
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
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
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為幕下參佐以共朝夕不應
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為江
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為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
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
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
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
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

為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仁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為襄境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為証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繁稍遠而於理為近也夫襄陽之必為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為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微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贅獨恠當仲宣時天下半藥躡於戈戰其可借而記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莊鳥而心鍾期若有羨於求群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沾而荆杜之不木歟迨其二說琮而歸操甘為其用事之掾而內絕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為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詔絡繹而會襄國王有所拓飾於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為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惟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于宗衮執子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

而家靡所不行行即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
登高鉅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重修老龍堤記

襄定王

仁人君子用心而敷惠博蒙其澤者匪一人亦匪一襮
蓋千萬其人千萬其襮也襄陽城逼漢江雨積水溢則
灌漑故昔人由萬山抵城東築堤捍水居民免其患堤
之功也歲久為波浪衝激寢以傾頽不決者猶一縷以
繫萬鈞危乎可懼也茲諺有之曰水打老龍堤襄陽城
是養魚池其語雖俚其事則實也成化壬寅秋撫治鄖
陽等處王都督克深拊恤于茲慮斯患匪細而功亦弗
小乃謀諸藩臬楊少叅琚訢以為任遂諏日酌江命屬
戒徒先鑿石為象鼻以殺水勢復斲于山而畚于郊列
木以固其外築土以實其內衛以柳而護以茨官不費
帑民不告勞數月而事集厥猷茂哉少叅是堤甚有益
於襄人惠澤所被誠可謂高且遠矣鎮守韋太監王總
兵喜其成為襄人請記書以識之傳其事於弗謾也工
始於是歲閏八月壬午成於癸卯庚子云成化十九年
立

延生橋記

襄定王

襄陽城未詳初始由西北抵東南皆近江昔人懼淫雨

江溢則城浸自萬山東築堤衝十餘里捍水患猶惧堤決于城西南一里跨渠作橋以利所如唐神龍間民由此登山避水因名救生圮柱橫流若干稔前守是者率靡究心近撫治鄖陽等處大理吳少卿文博意欲脩復以繕去 聖天子勅王都憲克深代之巡歷過襄諏利所興者群父老以是橋白克深大爲民惧乃屬馬憲副啓東相其成啓東即召徒役定規畫且既廩會料多寡分工緩急徹毀而易新作二券券長十九尺高如之廣二十六尺傍置石欄橋東監拉表予更名延生橋親書以榜于十舊觀音大士堂亦如昇建始于成化壬寅閏八月壬午明年七月庚子告成龔密鞏固置垂悠永居民免于墊溺仁何溥哉啓東請文予嘉其事有功于襄人故記俾勒于石以示後之觀者

重脩襄陽城堤記

趙永明

襄陽之地遠跨荆蜀外接江漢水陸襟喉之會湖南首郡也城之北界以漢水障以巨堤以備衝漲之患正德丙子大水潰堤城亦就圯憲副聶君率所屬大度土工擇日告事民歡然從之方水之退也沙積堤上因而成洲君植柳萬株以固堤岸復築二堤于城西民賴以安歲再閱厥功告成郡之士大夫若侍御曹先生暨鄉進

士韓應元輩咸感君德托子內兄鄉進士王承吉徵文以紀其績予謂藩臬之設凡以爲民也居以城郭養以土田教以學校斯三者固守令之職而藩臬統之上而國家之治忽關焉其事可謂重且大矣夫一郡之間四方相距綿亘千餘里其地可謂廣矣生齒之繁動以數萬計其人可謂多矣分田以制賦定則以立役其法可謂詳矣斯數者皆藩臬之事也藩臬得其人則賦有定法役有定等教有定則罰有定律民之沐恩向化者皆夷然以安欣然以和天下之治亦在斯乎考見矣使徒以威而不以愛以法而不以情兼以剝削其民用肥其

身以厚其家則一失其道民無所依雖高城深池不能強而使之守矣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者正以是歟昔唐邕守并州齊王謂爲金城李勣守并州唐太宗稱爲長城蓋其德足以服近威足以制遠隆名重望隱然爲一方之鎮豈有不賴城而安不因險而固者也善域民者果專恃乎城邪聶君舉庚戌進士兩尹大邑卓有政聲既而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廣東動持憲體吏民悅服因親老告病歸以例致仕劉瑾敗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大理金齒政績有碑丁外艱復除湖廣荆襄撫民副使君在官清慎有幹局創立條教用繩不法民

畏威不敢縱且聽訟惟允犴獄無冤民凡取贖悉貯于
官用需公費若夫成城之後民不勞而事就緒者亦其
一端也以故廉介之操遠及旁郡千里赴愬片言而定
巡按御史張汝楨廉知其能薦于朝斯足以徵君之
賢矣夫君自任事以來敷歷中外餘二十年賢聲美政
流播遐邇監司部使交章推荐其亦可謂難矣使假以
廟堂大任而縱其才力之所能功業之建足以爲國
家之重彼唐邕李勣者亦何人哉姑書以爲記君諱賢
字承之川之長壽人也

漢江浮橋記

曹燾明

凡天下事計其有大利於民而小害者要必處之也斷
執之也堅而爲之也有力則事易集而人不擾否則載
鬼張弧行邁而謀矣易曰訟以先民民忘其勞其此之
謂夫襄陽有漢水出今漢中蟠冢山掠方城東南入江
潯暑暴漲水齧城趾恒爲執事憂舟人乘之射過客利
無厭予曩在都聞四方之王有必道襄者咸憾其舟人
之橫索與黃河等物極必反予知他人之有更也先是
都憲宜興沈公繼而益都陳公偕爲是病欲設浮橋重
之者顧難其人乃謀及憲副毛公少叅華公暨太守扶
風胡公守正僉以二守內江周君濟之可遂檄以屬君

以丁未進士擢斯職而世不充材乃出公帑集礪銀召
工師商確料具榘捕把梓豫章爲舫爲杙爲檻者於是
乎畢至造舟七十有奇霸降水涸則比之而加板焉圓
鐵爲環置舟首尾鐵麻爲纜關乎其中自南運北長一
里許各維於砥柱名曰濟漢馬蹄車輶踵接乎其上有
雜九地之人颺布掛席檣烏往來朝去而暮來者蓋不
知其幾也萬山嶠照予嘗歸自古樊徐步乎其間翹首
而望則見江水西采峴山用表樓堞紛拏萬家烟火葉
世如麻管絃溢市雁叫長空鷗汀鳧渚於是襄陽風景
爲天下冠夫君以早子之身爲衆任怨不廢時曠日不

勞民傷財不怵於利害不徂於簡畧安固不搖而卒以
成功非斷且堅而勇於敢爲者烏能保其不朝興而夕
輟也嗟夫水土既平觀河洛者思禹乘輿已遠過漆洧
者懷僑夫禹之功天下後世之功也以僑也較之特蹄
涉鮒轍耳彼煦嫗以爲仁濡沫以爲德猶尚如是况乎
漢水湯湯一瀉千里非葦可抗非沫可渡長橋卧波蹶
輿偃蹇齋者無朝涉之憂居者享坐收之利而田農野
叟流連獲負者不褰裳而可濟矣日省當幾千緡何但
秦有乘輿而已行旅陰被其惠而不知伊誰之功邦人
顯蒙其愛而莫知所以爲報於是致仕教授譚君鎮太

學高君寧暨義官張暹趙粹輩挈輿論屬予記諸石立
漢臯樓下直通衢旁俾傾國之人知恩之所自過者頌
焉是役也始事於丁巳之春明年秋告成屢壞爛於濤
浪之舂撞而君不為躓屢碎於惡少之斧斤而君不為
衰物議沸騰而君不為沮夫以成功之不易如此後之
君子月脩歲葺無怠無玩則庶幾其可久也苟一墜焉
而不可復雖揮千金役萬夫童西山之木驅東海之石
任非其人誰與為理嗚呼其尚念前功之艱哉

膚功未賴記

李大魁

襄陽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險實在焉然數為漲患
城西起萬山築長堤曰老龍坊其悍齧齧勢東長門
堤舊卑然亦未有水踰之者是二隄者固所以藩屏乎
城者也嘉靖辛亥秋七月既望漢江暴漲潰隄而入水
四攻郡城一時圯者七所人浮怖色三日而水退識者
曰茲城也茲堤也吾襄人所域以生者也而損壞若是
蓋二百年未有之災也曷其有處乎哉何也時歉而財
乏民窮而力單知舉事之難也乃我分巡憲副洛南陳
公分守少叅少郭雷公奔救自武昌過署不入歷諸災
所二公識見遠大一躬行間其地方受災之由防禦未
固之術權宜賑恤之事費出經約之槩罔弗有成筭矣

且語之鄉士夫曰襄人其勿憂乎拯溺救焚守土責也其敢不力乃同郡守芹谷呂公顥暨諸僚屬執事廣詢而博訪熟思而審處勞乎民不病乎民用乎財不竭乎財有綱有紀可久可大規畫已具乃申之撫治都御史龍岡張公巡撫都御史竹墟屠公巡按監察御史梅林胡公詢謀僉同分工并舉不數月間金城屹立排雲漢而倚江樊矣長堤延袤垂虹霓而財蛟龍矣士歌于洋農懼于野商賈誦於市四方之人過而誑諸道路基吾襄人以千萬年磐石之安貽我襄人於子孫曾玄保障之遠日遠逝矣而駿聲靡替旌旆遐矣而羨熱如昨二公之功碩非吾南人之所求賴者乎且二公之爲是功也非獨勞人而逸己者日必省勤稽惰勸懲代用減從時閭不夙則暮人心奮而後力同職此之故也先是水後數月戶無舉火之所洛南公捐俸煮粥四民以活餒弱開倉廩而賑恤之家有升斗之給謹聲滿衢市人忘其水此皆公仁厚之心發之爲仁政然也功成二公謙虛未遑惓惓以民不聊生爲憂未嘗有纖毫德色露于面鄉人自士夫以及庶民戴公之功乃共屬言于吏部敬方李予以頌之予惟功之大者言之大予其能言哉姑借之古人唐肅宗乾元之二年襄陽大水賴地官范

陽公城之盧肇贈漢隄詩百餘言有曰繫公之功赫焉如畫捍此巨災倅若京阜又曰觀童相慶室以完富貽于襄人顛保厥壽請賦以頌公噫此猶三代以下之臣也二公非三代以上之臣周宣中興蔡齊特命樊侯仲山甫重臣董之尹吉甫贈蒸民詩六十四言有曰天監有周昭格于卞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又曰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不可以頌二公乎於是同舉而頌之守巡之行署以旌吾南人德上之心其他有詞賦歌詩序記贊跋騷人墨客田野道路風風之篇重疊在聽者綴諸別簡

翊襄亭記

梁建辰明

嘉靖三十年秋七月襄陽呂公期年而政成鄖陽與襄接境惠臨政賴治而未舐焉遂問政于襄呂公偕僚友欵於翊襄亭之上斯時也石方礮而未斃也木方集而未構也登高覽勝方城如圍漢江如練煙火茫茫沃野千里誠自古霸王之地也賓主盡東南之美僚案結寅恭之誠笙歌雜踏爾汝忘形以雲霞為幘幪以松竹為垣牖以星月為燈燭山禽海鳥巖花徑草和其聲豔其色以後一時之盛其樂何如越月而再登斯亭也階可得而升也庭可得而復也聞諸襄人曰昔日陰雨晦冥

洪水爲災大堤失防橫波直衝浸淫浹旬城不沒者三板室廬變爲萍梗禾黍盡爲淤泥惟我呂公登城而祝於旻下城而禱於祗旁心焦思若魚鱉其身既而天吳悔禍海若推仁頃刻之間雲消雨霽滔天之勢向東而下襄城爲之不沒室家爲之胥慶上不巢下不穴呂公之功大矣愚謂宋蘇文忠公曾爲徐守而黃河歲爲徐患蘇公乃作黃樓於城西以障之蓋五行之色黃屬土土能剋水黃河遂不爲患至今賴之今日公作翊襄亭於城西蓋取輔翼之義斯亭一成而漢水永不爲襄患蓋君子神明裁成輔相左右斯民大率類此孰謂萬世之下豈無神禹復興乎樂以天下樂而不荒憂以天下憂於無窮微呂公吾誰與歸斯言也襄人固不能忘矣尚有俟於脩實錄者之至公明也歟

重脩通濟橋記

李大魁明

去襄陽城南三里許有橋曰通濟立木架板爲之嘉靖辛亥圯于大水蕩然深塹泥潦踰膝艱涉者五六年矣襄府承奉正李公潭慨然感焉謂即厚費爲橋以濟人亦費之正者也於是以前橋事啓王王性仁厚見義勇爲特賜溫旨獎異而勸勉之且出帑金若干佐其用潭捐金六百餘勒日俾功財力并裕盡易以堅石深

地丈許寬二大券起二丈而平之長八丈闊三丈皆以灰聯其合縫而注之濡酒融結之跨虹浮壘勢欲飛動可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千百年計不爲一方之利而爲千萬里利徒從者無寒脛之苦乘載者無沮洳之患可以夙可以夜可以往可以來橋之用大矣謂之曰通濟也題於徵子記予惟先王之政橋梁爲首務觀書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也鄭大夫僮不知王政大體而恃其小惠以濟人子卑子譏且笑之豈論人尖之過嚴邪吾見茲橋關係甚重有司以疲於簿書期會之後而不獲餘力以分辦于道路念惟重義之臣不施之寺觀金碧及宴會嬉游之所而致力於有益之事豈豈董流所能望耶襄陽方城爲城漢水爲池東瞰吳越西帶秦蜀南遮貴廣北接宛許孰託外此而他之此固以要會言也其大者承天爲

皇上湯沐邑

二

聖陵寢寓焉 朝廷歲時遣命之使敦隆孝典不啻鱗

次而比擲而西南慶享小大文武之臣并扞 神京者

又若霧翕而雲集須此橋馬濟之設使通濟未成之先

淤潦爲梗行者可以少緩而君命可逶巡耶君子曰是

橋也忠孝之道舉矣 襄王展親于鄢郢而由橋以速

其行非廣孝之道乎臣工迷職于廷陞而由橋以乘其

期非廣忠之道子忠君孝親而諸侯之度謹矣人臣能使其君為忠孝之君而手足腹心之誼得矣是舉也李潭其得之多乎時有感義而輸財力者是皆有功於橋者錢其姓氏石後以示勸

燕思堂記

王瀚明

燕思堂者襄郡大夫燕居退食之所也燕思者自公退食夙夜在公不留逸欲期效忠勤上報乎 聖君下安乎生民爾襄陽跨荆豫兩州舟車絡繹之境南有楚峴百池西有隆中大堤東有鹿門北有樊鄧郡大夫公務之餘非不可以登高舒嘯慨遠長吟也切思於平居閑暇之時正常情肆忽之際君子無故琴瑟不去於前玉不去於身書冊不離乎左右可以燕居而不思乎語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燕思之名所由立也然則郡大夫燕居之頃思之如何賢才未舉則思舉之政事未理則思理之教化未敷思所以敷之風俗未厚思所以厚之燕而思之出而行之則郡治以之而輯民生以之而安庶不忝於寵恩不流於素餐矣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郡大夫之志也瀚因記郡通守劉惟仁推理孫仁壽知事宋穆文學孫李仲訓皆以瀚言為然錢塲俞友仁為

襄陽府志
卷之五
之書

卧軒記

吳華明

軒以卧名志安也人情莫不欲安也已欲安而安人者其惟君子乎孔子曰君子脩己以敬君子脩己以安百姓今茲高枕肆志則忘敬矣百姓將誰懷乎早作夜思猶恐弗治以勞吾民而安於卧乎先是餘姚陳公雍以工部侍郎兼管從事於襄揖予而進曰子前以御史按吾浙吾以知子守襄陽也當卧治既而湖廣僉事李公偉自中州至亦曰太守當卧治二公蒞襄陽時吾軒適成因隱几于中靜言思之二公蓋以古人相期待也昔

漢武帝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以病辭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噫予何人斯敢自附於汲黯之嚮乎謹按汲黯之治東海也治官理民好清靜其治務在無爲之遺意也夫以武帝之多事而黯獨能濟之以無爲可謂難矣今時則易然也仰惟新天子在上親賢遠姦去奢崇儉務在與民更始以休天下而襄之吏民方將各安其業以樂太平吾茲守養魚之初心舉種樹之故事能弗擾之足矣又何難哉客有鄙予言者揚言曰明府亦於已取之而已矣試思之果能獨卧不愧矣乎則君子

以安百姓可馴致也予俛首久之曰不能容復正色而前曰耻其不能而爲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吾又安得不以卧名軒乎

清軍廳記

葉泰明

襄陽清軍舊無廳事事者惟在厠夫厠非所也亦政之缺焉者也江都高子遷病焉迺相度在府門之南得地一區引可若干丈築之史曰厥土燥剛厥位迎陽峴山對昂漢水應湯政利戎行肆斬石在崖者慮百伐木在林者慮千陶甃在渚者慮萬構堂三楹隨地宜而東嚮堂前爲儀門三磬折而北又爲大門一而北嚮堂後室如堂而稍隘合檐爲柵如室而稍卑而南嚮周繚以垣第垂序疏牖臺除門徑未備黝堊未施而高子以度支且外即去越今十載屹以而傾覆以而墜登以而捐衽以而蕩風雨湮焉蔓黍宿焉燕雀家焉塵礫繫焉僕御處焉而事事亦病也泰適因之墁畫以有文也廉紉以有威也嚮位以有等也室移從堂增屋如工以有制也且櫺檻以有明也室北增學講學以有息也廳南增舍次吏以有統也後增琴室匝植竹卉觀化以有得也資不在民工不在官役不在徒成之日人皆曰攸芋可觀也寧也亦可章也無何泰亦以繕部郎中去而謀舍

猶未備焉夫高子之未備者泰備之泰之未備者深有
望在繼之者也而政亦有然也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
爾或承謂有繼也故記此以告

按察分司題名記

王佩明

荆襄江漢之交要害地方也江自岷入瞿塘逾荆達於
漢陽漢自岷家歷沔漢而南放於江夏邾烏層巒疊
嶂銳挺聯屬陂塘湖蕩汪洋千頃金木綿穀椒茗蔗葛
蓮菱魚蚌紙皮香屑皆可以資生而療饑四方之民皆
流馬流故聚聚故爭成化初劉李再兵爲寇帝憂之
遣都御史項公忠原公傑大理寺少卿吳公道宏相繼

勦逐而撫安之乃議荆襄及河之南鄧陝西之漢中商
洛各設叅政副使或叅議凡二員分駐撫治又以三省

不可以控制也乃議荆襄之半并鄧陽爲府設都御史

一員駐鄧提督撫治帝曰俞勅從事焉襄陽則湖廣

按察副使之所駐者也正德辛巳十二月二日爲嘉靖

龍飛之冬余自侍御史叨拜是職面辭手勅勅曰特

命爾提督所在有司巡視撫治曰爾受委任必須廉能

公勤正已率下務稱任使如或因循苟且不能禁革奸

弊以致豪猾恣肆小民失所必罪不宥嗚呼斯責可謂
重也已可謂嚴也已欽奉之餘寢食弗寧越季冬二十

有四日即上任事事自揣篤鈍鞭策弗前乃錄先進之名於屏而日師之焉春秋二矣膏若未下於軍民而不聞以爲屯威若未施於疆禦而不聞以爲慰禮若未隆於鄉大夫而不聞以爲簡秋毫皆師師力也余何能哉余何能哉曰屏之不若石之之爲愈乃礪石於東次第其名而題之以樹於堂之右偏矣自成化以至嘉靖凡四改元自壬辰以至癸未凡五十二甲子自余公洵以至於余凡十有五名氏而今而後得以指其名而議之曰某時某也庶能公勤稱也陟也顯也某時某也匪庶匪能匪公匪勤曠也調也甚焉黜也甚或有不得其常焉者人乎時也亦天也目矚之下師法以之歷世磨鈍其不在茲石也乎抑嘗觀諸襄矣開誠布公萬古此孔明萬古此隆中濡仁結信萬古此羊枯萬古此峴首山川草木並名不朽談之則膾筆之則綵師之則益也若夫蒼魚如習郁呼鷹如劉表雖名與池水臺石相爲悠久也奚補嗚呼茲石其亦幸而遇夫稱焉者也其亦不幸而遇夫曠焉者也嗚呼我後人其以人爲鑑主善爲師而俾茲石之皆幸也非石之幸荆襄之幸也

襄州遷學記

鄒浩

宋

學舊在城外慶曆四年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建

于城中至是蓋五十年矣襄陽自古爲鎮重山擁其西南長江繚其東北物象蕭爽冠絕荆楚鍾其氣以生者也世有特立不群之士後生取法如仰星斗宜其教化之官有以對仁聖長育之意而乃湫隘卑濕不與州稱因循不問識者嘆焉今直秘閣知荊州府呂公書簡守襄之明年紹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會提刑遷治于鄧委舊字又弗居議請以爲學時左朝奉大夫胡公宗彖方提點刑獄事欣然曰此吾志也遂相繼以闡詔從之於是委兵馬監押東頭供奉官徐平董其後又委襄陽縣右通直郎田衍總其事因以基址革以制度自四月之乙丑至七月之乙未凡一百十有四日而百九十九有八楹燁然一新矣縣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宏其後議道堂又次其後直堂爲閣以藏書籍分廡爲齋以舍多士祭器錢穀悉皆有庫庖厨浴室莫不得宜又即其西所謂鳳山堂者廣之以爲教官之居即其東所謂射圃者規之以爲燕息之地其恢宏偉麗雖東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竊惟國家稽古右文累聖相授至神宗皇帝時備矣故施於學者本以經術輔以三舍率用當序遂序書故賢能之制今天子灼見本源適追前烈洋洋乎道德之澤與乾坤並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擢

久踐臺省深知上心之所存故能相與奉承曾不勞費而學已成矣昔文翁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衮以部使者咸闡之俗凜然功名皆自學始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士之自處不以陋巷改其樂常如顏淵不以環堵謂之病當如原憲然公不以其自處者處焉既使安其居如此則士烏乎待哉自其不可得而貴賤者以持養之以盡夫脩身之道以達乎閨門鄉黨之間繇此輔世必有如隆中之勲業者出焉繇此就閒必有鹿門之節義者出焉蓋可以指日俟也然則士之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報國柰是乎無愧

先聖廟學樂器記

陳獻章

庚戌之夏侍御史襄陽曹君璘訪予玉臺山中間語及其太守郭侯之爲人予問治郡何如曰侯之政及於民者載之口碑矣復作而言曰民知其小不知其大大者口碑不載將載之石焉使非屬筆于先生則石亦有時而朽也明日君還行臺乃以其狀來按狀襄陽先聖廟自建國以來有祭無樂成化二十三年侯以才御史來守是邦告廟之日大閱神庫即議製之顧以時詘舉羸未暇也居三年民之病者駸駸手起矣乃延神樂觀樂舞生呂應辰于岳州問所以製樂器者其材孰難生曰

八音之中其惟石乎古取之於泗濱今爲官所封餘無
難者焉侯審厥象使人于隆中山求得之生爲揆其音
曰可矣遂闢燕思堂于郡堂後爲之每一器成侯數四
較之期于至精而後已越四月訖工總其器爲數一十
八柝之二百三十五蓋大晟樂之式也庫有祭器三百
四十五事歲又將就敝侯悉取而新之亦罔不殫厥心
焉烏虆侯於爲邦先務大者得之矣按周禮大司樂治
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使有道德者教之死則以爲
樂祖祭于瞽宗非其師弗祖也非其祖弗祭也後世學
政既弛教者不必其人雖欲祭之孰從而祖之惟我先

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民到于
今賴之故到于今祖之然其大合樂也達於大郡止焉
襄陽爲楚大郡以其狀考之春秋祭于廟者二百四十
而未嘗有樂也侯于瓜髮既剪之餘注心于簿書期會
之所不及而其民信之是可書也已或曰古樂之亡久
矣宋明道先生欲著樂書不果西山律呂未見於用今
之樂猶古之樂歟曰此非守臣之所能與矣始也予讓
記之曹察院命之垂二年爲不已於我方伯山東劉先
生予重違其意也而與之今之論人也過嚴矣侯名紳
字廷章表之宜春人相是後者同知劉君紳通判崔君

舉推官桑君春也

重脩增祭器樂器記

王從善明

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此禮家之名言也
自吾心以達之其間紆徐曲折近且切焉宏且博焉不
可須臾離者不知其凡幾乎百天地之道自然之數也
由天地以昇於吾心亦自然之數也由吾心以散於萬
事亦自然之數也道寓於器道無形而器有象道者器
之質器者道之位精粗上下相須而成功禮樂之妙斯
其至矣然飾躬以立其體飾制以敷其用於祭為備而
况吾夫子道德貫宇宙教化垂萬世聖帝明王尊隆師
表為祭之大者乎襄陽自古稱雄郡廟有祭而無樂弘
治初太守宜春郭侯創置之白沙陳公甫先生實記之
歷歲既久與祭器滋敝不可用為享汶上路侯來為守
甫下車即以恤民隱與士風為務謂恤民在於薄賦歛
興化在於辯義利公論翕然歸之已則瞻拜廟庭咨嗟
嘆息顧崇德報功可弗虔於祀乃悉取二器而新之黜
其朽敗補其缺乏象儀制物咸中程式加虔置焉予嘗
論於禮樂之道非文不著非實不行失其原則泊然無
味而易翫故邊豆鍾鼓周旋綴兆其文也忠信誠懇不
僭不殺其實也以吾心求合於天地無少差繆其原也

考其文當飾之以至於盡考其實當積之以至於厚考其原當使其融暢光輝以至於莫可模擬莫可限量祭之義其果備矣慨自心學失傳斯道廢焉不講也又矣慕富貴者懷貪得之情志功名者談縱橫之術不敬不樂吾心之禮樂廢不莊不和吾身之禮樂廢文且不爲之用又安能了其機於冥冥之間哉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侯少年登甲科一意古人之學內外華實截有定分而坦然以居昔從嶺南湛甘泉餘姚王陽明二先生遊甘泉在白沙之門號稱高第而陽明雍容透徹皆其獨得者則侯蹈道之功不爲無助而是舉又言游爲教之一驗也侯名迎字賓陽號北村在位而急於所先能用其勇蓋如此邵邑文學倫君貫衆君瓏率其僚與弟子員再拜謂某曰美矣盛矣願紀其成刊諸石以示永久良師儒觸目感心之餘相激相勸鼓舞以興以益俾侯之治亦可嘉尚也已祭器爲類二十有一折之爲二千一百五事樂器爲類一十有八折之爲二百事詳列於碑陰傳曰立君子以脩禮樂惟大夫嗣爲之俾勿壞斯侯之志馬

科甲題名記

曹璘明

事有關於風化治道而爲之爲之而有益於人足以警

世雖爲之可也無若蚩冷符然科目者風化之所由以
出而治道之所由以成者也襄陽爲名郡方城漢水形
勝甲於天下人物屢生而兩學科目無題名則風化何
所勸激而於治道乎奚補焉前監察御史湖廣按察憲
副長壽聶公承之甫下車以爲是乃風化治道之本源
豈可使一方豪傑湮沒而無聞乎首以屬璘編次而紀
之於是攷登科錄及郡志博詢叟老起自洪武甲子至
正德丙子而止凡得進士一十九人鄉舉七十七人嗚
呼百餘年來而僅如是才果難乎哉今將刻諸石晚生
後進之於前輩曾玄雲仍之於其祖雖未及觀容儀識
顏面而風韻猶存音響尚在撫而觀之有所法式而懲
戒者寧不軒巖彈振思所以磨礪而滌濯之乎居鄉則
不逆不傲不訾竄出而仕諸其途也大則輔君德小則
澤民物必如文山之俎且其間必如子敬之不失舊物
而後可審如是則我憲伯之爲是舉蓋將以立風化治
道之基而爲吾襄晚生後進曾玄雲仍之程師君德也
垂聲光於不朽灑恩惠於無窮其加人數等矣各虛左
方以俟未艾盈則傳諸他石敢告將來當塗諸君子云

又

張居正

明

汪大夫守襄陽之二年諸大令既舉乃惟章表人物以

興士勵俗取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一百餘人

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而

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國家以科目選

士士生此時即行若由魚才懷管籥非是亦無緣以進

顧一切皆限以科條桀驁雖絕材奔駟亦必頓首屈就

羈勒而足力稍後者又輒有頓躓之虞故襄陽爲楚中

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十餘

人而已可不謂希覲而閭閻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規國

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強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

接擊朝市皆盈也而無人者又非官府左右盡皆虛也

得士與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二人重於千百不得

則以千百人輕於一二故馬不必雄軸要之齊足木不

必蔽乘要之中墨大士惡可以多寡言哉國初之取

士或拔於臺隸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

科者率不過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據經義務剝剝葩

藻乃近時人所共嫻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

功烈施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余文教大興海內嚮

學於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闕下

若魚鱗雜遝雲合霧集文學斌斌可謂極盛然考其功

定碩相懸也異日者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

廣羅英雋令窮鄉僻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興
平治理蓋惓惓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者何
擷華之悅日固不若摘實之克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
以多寡論也余嘗往采襄漢間美其風俗與縉紳大夫
處咸質直重厚辦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
烈尤爲恂實爾雅大者以術取卿大夫輔翊其世主功
名著於春秋小者敷教治民皆有可稱述風風乎固大
國之風也如此即二百餘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
之污隆由於風俗乃風俗亦賴人材以成元桑抱道畏
壘大穰縣駒善驅齊右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
者也非由俗制者也將使浮者挽之以就實而况實焉
者乎漓者釀之以還醇而况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爲吏
視已成事後有興者考德論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
之所究斯齊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已耳非大
夫意也大夫者名道昆字伯玉徽之歙縣人與余同舉
進士

稷按府學舊有皮口休文廟碑記考其文則實程浩
所記扶風縣文宣王廟碑之節文也於襄陽無預大
襄陽何假扶風之碑皮公不掠程浩之美則此碑磨
之可也茲不敢附入程浩全文其唐文粹中

新置學田記

萬振孫 明

國家建學育才登庠校之俊者廬餼之制隆備矣迨於
 今文教熙洽士之俊者不盡廬餼迺有司學田議興焉
 夫國有四民農力穡工利器用商通貨賄率能日求什
 一之利以自給非貧之患也迺士也禮閑義與德權道
 渠一介必謹萬鍾不顧斤斤然繩度之中自非庶祿之
 家寧簞瓢水飲終其身貧之甘焉烏敢埒于農末以自
 點齷為耶嗟乎此士之自立且然顧上之人安可樂貴
 之上也上智大賢自其天植故能貧富不滑其志次焉者
 執性未固彼移于貧困而濫焉者豈鮮少也是在上之

人隆養之耳世之仕者習常故靡實素所至部學廟謬
 講讀外他不恤問或執無恒產有恒心之論以飾拒人
 迺學田素之不講何惑乎畏義爭道者寡驢貨謀利者
 多豈直士之咎哉吾有司亦與有責焉矣襄郡古稱冠
 蓋里士之譽髦代出然邇來亦稍稀歇矣不佞承乏茲
 土私心念焉間^神七校之士而衡之穎拔卓犖者固衆
 而荒于業者亦居半求其故蓋多貧不謀生豈其有移
 而奪之者歟不佞嘗極意捐助顧勢不能人人遍且非
 經久計也曩士多閑曠茫沃往往好食漁獵迺士曾不
 得少授以自贍是何于好食厚而于吾士類顧薄耶長

堰在府城東地可千餘畝故備蓄洩今蕪墓久矣居民芻牧其間頃清之得地七百畝迺分給兩岸有差餘以給民之貧者仍募民代耕歲入可四十二金又慮費出無紀也乃遽其貧實不能存實不能婚葬者公捐之不歸行者不得與焉復移檄諸屬邑諸屬邑亦先從得田多者至三百畝少者亦逾百畝周給出納一視府規田成恐繼今者目為廢田也或掠以市恩又將乾沒于豪猾則始意違矣因鑄石于學宮以告來者或曰是田蓋首事者子也于古義何居余曰茲舉也非以沽釣也養賢以為民自古記之矣是故善政者不法故泥古者不

達權事有便○國家利士民變通而首事焉奚不可也

昔子罕陳井田於小人君子之間詳矣然圭田餘夫田

備焉夫上而卿下而農祿產之外尤計晝周至迺士獨

缺焉無所益於常給之外必不然矣吾以為成周養士

不獨庠序常制而法外之惠種種可推第莫從考耳故

曰周之士貴以養之者多也○國家比隆周治制度大

抵倣周夫上有德意而不能推布廣衍如吾君何下有

仁賢而不能如惠曲成如吾士何彼藉口昔談而秦越

多髦者吾甚惑之嗚呼語不云乎田堯者水田湯者旱

今之田士畧備矣顧不能保吾田之必有秋也士誠心

襄陽府志 卷之七
為田學為耕則可窮可達可貴可賤可生可死旱則為霖雨而潦則為秋陽庶乎有恒產亦有恒心將無吝於士且于余置田之指為不悖若曰士先治生上之人為此以恤之迺遂逐不治其心則豈吾儒賢智自期待之意亦豈置田者所望于多士之初哉田阡陌多寡及佃人籍名茲不具載刻列碑陰云

重脩襄陽縣儒學記

儲良材

明

壩峴隍漢控扼荆楚鬱乎南北之會者襄陽也靈淑鍾萃賢才彙出卓若龐以隱德張以勳業揚以才司馬以識百柳以文學杜孟以詩律照耀往牒弗能殫述茲因

發山川之奇抑亦多賢興起之助歟襄陽邑學歲久傾圮嘉靖癸未湖廣按察副使王公佩撫治荆襄諸郡朔臨廟學喟然嘆曰養士本乎鄉校學道法乎聖人是故祀聖於廟設廟於學建學於郡邑咸為養士計也矧襄自昔為多賢之壤顧可俾廟學傾圮如此哉於是詢謀而議脩下檄而召工涓吉而倡事乃命指揮湯震照磨孔厚董厥役肇工於八月十三日庚戌六越月而告成廟學宏麗視舊有加焉學諭張煒等奉郡牧海塩徐侯咸之命爰同邑宰古欽方君紀達走請於良材曰公之德澤及吾學校者深矣願為文以紀之予家世柳州去

京師垂萬里通寓襄陽備聞善政詎敢以不文辭憶嘗
髻鬣時侍先大夫宦於四方先大夫嘗訓子曰遊必親
直諒之友居必擇文獻之邦小子識之無何先大夫拜
襄王傳遂下居於襄實以襄爲才賢窟宅云耳夫學校
者才賢所自出經理而興之固良憲臣之職也公撫治
是方聿新廟學茲蓋百度之宜貞者莫先乎此他若成
橋梁以利涉立保甲以弭盜裁冗費以活疲民過京債
以紓漕困積穀粟以備歲荒不踰年而風行江漢之表
有本者之居政如此夫公名佩字朝鳴蜀之南充人戊
辰進士歷南北臺有水鏡錄特名御史云

又

蔣希孟

聖人道在天地間猶元氣運行無私雖愚夫愚婦與知
與祗况服其服誦讀其詩書者而不知崇重可乎襄陽
古名邑附郡治郭山川沓秀異常故士以文章德業顯
名者疊出其間至卧龍鳳雛五常八俊而人文尤盛矣
舊有廟學重修於嘉靖癸未寢久圯壞隆慶四年庚午
郡二守于野范公署縣事建議脩葺無幾遷任竟未底
績識者惜之越二年歲在壬申上溯其脩葺歲月迄今
五十年天運旋復氣數當亨時則兵巡後山楊公本府
似山黃公裕庵高公受庵馮公皆以海宇人望來蒞茲

于隨在留神全襄蒙福於學校尤注意焉而見湖尹公
適膺簡命司牧是邑甫下車謁廟慨然興歎即捐俸
脩作誠與群公之意不啻符合因以本學訓導雙槐李
公有幹濟才迺託董其事李公承命躬簿書勤省試劑
量伸縮厥有成法先脩文廟兩廡聖賢神主龕座煥然
昂新廟門楹星門明倫堂兩齋奕然改觀敬一亭舊在
東齋內今易建於西齋宅前隨處加飾丹碧輝煌又於
堂下立騰蛟起鳳二門於泮池欄以青石自昔未有而
今創者也以至今舍宇角道墻垣之類次第更立其制
堅固周縝又自興賢坊直抵學門路道悉為展平凡所

右蓋豈直為千載計且民不知工所由興工不知其所

由出土不知工所由以速成乃績亦偉矣豈是後也經
始隆慶六年春於萬曆元年春落成闔岸及李國瑞等
以二公振學育才大有關於風化不可無又以垂諸永
久請余以記余叨掌邑教習觀其事遂為之記曰夫朝
廷圖治在於用賢賢才造就本於學校學校之教其言
六經其行仁義用之於家則彝倫叙而家用弗齊行之
於國則名分正而國用弗治施於天下則民安其財物
遂其生而天下罔弗平是道也實吾天子宗主儒先表
章萬世求賴者夫有功於天下後世宜為天下後世所

崇重若廟宇傾圮教化凌夷匪徒曰責在右司而余司
教者其責亦將焉遑耶今而後諸生覩廟祀之尊嚴起
敬共之心即庠序之輪奐思仁義之道所宜所行心欲
與聖賢儷美斯有光於此舉矣若假學校以圖聲譽志
文藝以要青紫言不本乎六經行不根乎仁義即使達
馬於世何補人將從而訾之矣其仁朝廷重道養賢與
二公繕脩之意不亦胥有胥哉諸生其勗之尹公名廷
俊字位甫雲南之蒙自人李公公尚銘字心卿蜀西之
羅江人

勅賜大承恩寺碑記

襄憲王明

子封國西南三舍許有寺曰廣德世傳始初于隋初名
寶嚴至唐廣德間重脩因以爲額元季頽圮我朝永
樂中有僧覺成力任興復崇統宇棲法像增樓閣儲釋
典方丈禪堂靡或不具輪奐之美跡昔有加而實爲封
國名勝之刹恒慕其地幽境秀峯巒環拱欲遊觀而求
之未果正統甲子始獲一造以償所懷其寺南有山曰
五朶狀如芙蓉削出心甚愛之歲丁丑天順紀元我
膺皇大弘敦睦特勅會朝克布衷懇爰乞茲山以營壽
藏制免所請迺勅工部主事劉春以董之時三司奉
檄府衛趨命百工交作用敢或違閱三年庚辰厥工告

集殿宇廡垣墉橋道觀深堅緻靡有遺缺 思至溼也
夫昔之初此寺也而寺爲山之主今之營此藏也而山
爲寺之賓不有紀述曷示無窮故復請改其山爲永安
改其寺爲大承恩寺名實兼美今古同輝庶爲子孫者
監觀于斯同一感戴于億萬年也昔周公以王室至親
心在繼述志存篤恭勲勞之大宜厚其賜瞻塔仰賴
太祖太宗開初于前 昭考章兄紹承于後公旦勳勞
素無毫末雖管上章慰安 太后護保 國本洎期復
鑿與不過少效微忠而已迺祗承 聖眷寵錫屢加以
及壽藏率履 聖懷比隆成周敦睦之意弗意 睿皇

上宥我

皇上嗣統復

勅太監陳喜等監

賜鐘碑

以成 先志俾是刹所需益備以周瞻塔思惟 大恩

無以報稱故勒茲文以寓紀述之萬一也謹記顛末如

上復系之以歌曰繫五乃朶兮龍從勢峻極兮兮隆儼笑

容兮獻秀寔磅礴兮攸鍾恒緬想兮馳思特躬覽兮幽

蹤躋陰陽兮對待宜預卜兮玄宮粵 睿皇兮放勳敷

敦睦兮同宗頒金符兮取觀祈仰觀兮重瞳爰詳陳兮

厥繇荷俯納兮愚衷 勅司空兮董役閱三載兮成功

聳巍魏兮臺殿繚屹屹兮垣墉煥華彩兮崗巒誠曠世

今奇逢惟茲山兮文分蓋廣德兮是同有別院兮猶存

襄陽府志 卷之五
亦釋氏兮茂崇聿請易兮題額志 恩意兮優隆肆
皇上兮至仁念先志兮克恭既錫予兮貞珉猶存眈兮
華鐘雖勉綴兮茲文曷能具兮形容聊垂頌兮有永董
少璽兮微忠庶亘今兮亘古與天地兮無窮

勅賜樂善寺碑記

襄王 明

弘治甲子 襄懷王薨藏玉於城西之豐樂山去城七
十里許既葬之明年妃井慮無以永久爲香火之奉於
是啓令 襄王暨妃上 請乞寺護持 皇上俞允賜
額名樂善蓋取諸漢東平王蒼爲善最樂之義也聽本
府自備脩建費中命內典寶趙福魏通掌其事二升禮

上心夙夜惟勤惟慎鳩工庀財伐木鑿石夷岡阜堙澤
卑左增右闢後軒前軒爲大殿七楹肖其所謂佛者在
中大士天王金剛伽藍楹各十四其他師殿禪堂齋所
方丈退居又爲間者二十五山門洞屋倉庫厨笕不與
焉慮常住無以供也乃買民人閭宣文宣陳祗龔安田
爲石者幾百陸地爲頃者十二別令內典寶米滿倉門
正李福專督課程工半井覺今 王與妃閱其乏似續
者又爲之出家帑以收成功可謂慈仁敦睦矣而總其
役則又命承奉董玉馬子嘗載稽郡志有所謂樂善堂
者蓋晉安王鎮襄州日所建今去梁晉數百年于茲

而名偶相同若執左契然出非一事之作爲亦有定數耶告落有期乃託於左史儲君德溫丐文以紀或訝之予曰昔韓子撰曹成王墓碑詞句妙絕今古而文暢墨名儒行一篇兩途判然不害其爲昌黎公也予安敢望企於韓然謬以文名又吾左相有言烏容以辭主院者廣勝其新置田畝數目及工役仍詳悉書于碑陰云

重脩城隍廟記

劉定之 明

襄陽今雖但爲府不若古嘗爲藩閫實宇內形勝處圖志所載峴山拱揖于前漢水縈帶于後左則鹿門谷隱之所峙列右則隆中檀溪之環潏舉目可瞻睹其雄傑

秀異非他郡僻陋無所關繫者此 聖朝所以重其地

不輕視而建 王國于此也府城隍廟在治與襄陽衛

治之西北襄陽縣治之東南其所祀神不得其氏名而

但相仍舉其號謂威靈公公之所居號爲殿蓋神之尊

者神所以尊由其地然也殿作於前太守元侯亮啟又

傾欹今襄陽縣令李君人儀自監察御史改秩而來知

爲政當無關於事神以與治人相表裏于幽冥乃爲兩

得之於是因人財力有餘重脩城隍廟更舊殿爲後宮

以居公之夫人及其衆媵之執中櫛奉稷黍者當是則作

正殿以居公及近臣文者吏戶禮兵刑工諸曹若受公

命而出武者稱戈比干立矛若入而爲公衛殿兩廡則
公之遠臣分地以治者州邑城隍分事以治者二十四
司司之前爲門立公所乘馬又其前爲外門左右二神
曰鵬與狐塑繪間錯丹碧輝煥其事雖幽具不可微然
相傳舊廟嘗有之李君謂稽諸禮祭有舉之莫敢廢故
悉如其舊所以彰公威靈一盛而繫斯人敬公之心於
無已他如拜亭連于殿齋廚庫翼于門聲光香馥之奉
資于器皆敬公之所宜有者無不畢有屋之材木計以
幾千擇其堅良垣之磚石計以幾萬欲其高厚隔喧囂
遠災患期永久也始于天順辛巳冬落成于壬午秋季

君以書託其友翰林編脩江君東之徵記於予夫城隍
者設險守邦之用况襄陽爲形勝地曩藉所載英雄角
立之際如司馬晉置羊叔子杜元凱於此以窺吳而卒
得之元世祖使阿朮伯顏拔南宋根本於此而乘勢破
竹以屋其社當是時也城平積骸隍醜戰血豈不厄哉
今而聖朝太平將百年矣吾皇隆堯舜之仁賢王
懋甯平之德特帥守令各脩其職以安兵民城百雉而
隍千尋也以豫備於萬億載之遠而登高臨深以資游
觀賦詠之適而已何其幸也威靈公享祭祀於冥冥之
表以與有生民物同幸其能陟降上帝之廷以迓續

禧社補助雍皞諒必然焉李君於文廟學宮祀典諸司公署驛橋多所脩者而城隍尤其邦人所常謁禱至而喜其盛則必相與道君之善政神之聽之式敷以女不其然乎

重修城隍廟記

潘民模

城隍之建昉於唐漸侈於宋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寓大登祀典倣古酌今遂為定制蓋高城深池民命攸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幽冥相表裏自古及今未之易也載在令典凡司郡邑者必有事於廟而後視事其若特阜民彰善瘴惡固維人之責而通澤獻歲顯微闡幽

亦罔不於神攸賴襄陽城隍廟迺元舊基天順間邑令李君為重脩迄今百餘年矣日就頽圯莫之或舉萬曆癸酉郡太守萬公來蒞茲土偕郡丞高君郡倅孔君張君郡理馮君以時展謁見廟貌圯壞制且庠臨將圖顯大之會乙亥歲大早自四月至五月不雨野無尺潤群元輟耕郡守公履身焦思減飲食屏輿蓋率乃僚屬朝夕徒步虔禱于神不逾旬靈賜遂通甘露霑足有秋乃獲會儉人偽為公移陰肆傾室者求之無狀郡守公祝于神不五日事遂覺郡守公乃諭于眾曰神之聰明正直隨感而應如此其有裨於民何切也廟貌改作詎

容緩乎遂捐貲積財諷日鳩工以郡倅張君董其事率耆民王鎰等拓地定制大爲恢廓王府軍民翕然協應咸助其成不祈而薦貨不命而獻力遂更立外門五間以壯出入立鐘鼓樓二座以司晨夜前後殿俱並舊而更新之司若祠俱補缺而再造之殿之東建官廳復益以寢室俾明禋之有居殿之西設施藥局又環以連房俾工祝之得所經始於癸酉六月告成於丙子十月工不速而成民不煩而裕視昔之廟貌益煥然改觀矣西徵文於余記其成余曰茲固今日之曠舉也然甘爲襄氏庇豈特一時已哉盖有感斯應幽明之理郡守公

執法不逾守口不污其正直之德夙孚於神而爲民之誠又有以感通之故神靈之昭著廟貌之改觀相爲應焉後之守茲土者繹繹作之繇則必思潛孚之本所以合德於神以裕民生者將未艾也民之仰茲廟者感威靈之著則必攝不軌之心所以昭假於下以保神庥者將無已也而神之歆馨顧德鑒上下之感通則益益加默佑之功矣其所以順陰陽嚴糾察以贊成治化者又寧有窮哉然則茲舉也盖將與國咸休而我太祖制祀之吉且對揚於不替矣故曰爲襄民之庇非特一時已也郡守公名振孫直隸合肥人高君名特新鄭人孔

君名弘申曲阜人張君名拱極三水人馮君名福謙繼至者郭君名有金俱蒲州人其諸有勞於茲役者咸列碑陰云

習池館記

尹煥宋

襄陽城北枕漢水商賈運糧列肆殷盛客室如林惟城南出關而騁長衢直道東通於日畿然傍漢數里居民鮮少士大夫息肩解橐率不先下榻葺舍自嘉定寶慶後屯田既成官吏絡繹阡陌凡宵征而旦趨衙與朝發而暮至大堤者或假巖桑門之居騶走弗謹葦并嚼綠縮屋而炊爨屢可厭也於是議者請建候館於南關外

制帥閣學陳公然之命其屬尹煥往度地越峴疑眺適旁田舍讙言發地得碑將獻諸郡就眎之則前守習池詩也因訊池何許曰蕩於兵矣而故蹟猶在在白馬寺之荒圃至則崇山鬆抱一水洄洑自崑實注於漢循流而上坡麓曼衍水迴漩渟滙洋演淪曲竒石磊砢激發琮珮青林媚篠蔭映光景窈乎靚沉乎清蓋殊境也而泥垣棘籬荒蕪埋沒煥刊治而加位置焉負茲麓而面鹿門橫陳通川平輟驛道控館宜先是制府斥堠兵舖在其東可五六十步俯岸嵌空鴻濤春齒雨甚則憂墊因議併徙堠舖於新館之左於守館又宜歸白于公乃

君名弘申曲阜人張君名拱極三水人馮君名福謙繼至者郭君名有金俱蒲州人其諸有勞於茲役者咸列碑陰云

習池館記

尹煥宋

襄陽城北枕漢水商賈連樞列肆殷盛客至如林惟城南出關而騁長衢直道東通於日畿然傍漢數里居民鮮少士大夫息有解橐率不免下榻草舍自嘉定寶慶後屯田既成官吏絡繹阡陌凡宵征而旦趨衙與朝發而暮至大堤者或假巖桑門之居騶走弗謹莖并嚼綠縮室而炊爨屢可厭也於是議者請建候館於南關外

制帥閣學陳公然之命其屬尹煥往度地越峴巖眺適旁田舍讙言發地得碑將獻諸郡就眎之則前守習池詩也因訊池何許曰蕩於兵矣而故蹟犹在在白馬寺之荒圃至則崇山豨抱一水洄洑自崑崙注於漢循流而上坡麓曼衍水迴漩渟瀟洋演淪曲奇石磊砢激發琮珮青林媚篠陰映光景竄乎靚沉乎清蓋殊境也而泥垣棘籬荒蕪埋沒煥刊治而加位置焉負茲麓而面鹿門橫陳通川平瞰驛道於館宜先是制府斥堠兵舖在其東可五六十步俯岸嵌空鴻濤春齒雨甚則憂墊因議併徙堠舖於新館之左於守館又宜歸白于公乃

捐緡市地築堂二十八楹扁曰習池爲寢舍二十有八
楹扁曰懷晉凌地引泉壓以飛梁外緣以垣轟門臨衢
扁曰習池館皆語實也椽不斲斲不磨節費也既成公
謂煥蓋爲之記謹按習氏以鑿齒而名池以習氏而名
山公遊焉池益以名久廢而復今又名矣噫山川顯晦
時也世故興廢人也士習有動隋而阻廢係焉世故有
變遷而顯晦關焉芳晉不競士行士雅輩運甍擊楫董
董扶持季年何時顧放情高逸酣酒不脣事事上宇下
宙夫復奚賴今公生聚教訓士勇而知恥民樂而懷生
乃且蹙額長慮食捨肉而觴卻酒晨興夜寤孜孜如羽
檄交馳時吏屬受命奔走無射星言夙駕莫敢興從事
獨賢之歎夫厭浥行露小吏事上之勤也閔勞叙情語
以誥之上之人念下之仁也繼今而往感仰池上勺之
淪之濯之湘之流風千載尚可遐想公方爲國倚重弓
閑未遂然一丘一壑不能忘情於太湖蒼溪之上託斯
池以寄興煥知公心蓋在彼而不在此也

重脩習家池亭記

王從善明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秦漢以前不知其名云何後漢習
氏居其地有名郁者鑿池其旁依范蠡養魚法中築釣
臺風物幽勝人往遊焉意其若子泉之在靈壁之園此

但其源也逮及有晉晉宗獨強盛而鑿齒者隱居讀書
 刻意古典雖其逡巡於叛逆之間而著為漢晉春秋亦
 足以裁正當世識者或有取焉山李倫鎮襄陽暇日輒
 之池上飲酒為樂必昏酣而後去更為高陽池漢酈食
 其自號高陽酒徒李倫之意其將以是歟晉之風流大
 抵如此國之不競有由然也唐杜易簡復居其上其孫
 甫有詩云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圃又云非
 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而池之名遂聞於世至於今且
 千餘年矣高人逸士達官貴人過其地往往慨嘆其渾
 微獨以從善之無能得託迹其間耕田種藥養親以自

怡幽遐足以去凡心魚蝦足以慰饑腸及泉漱齒臨溪
 濯足天光雲影相與徘徊則夫灑然而忘世以自附於
 古人無求者之死是誠可樂焉正德丁丑大憲長崑公
 為憲副時撫民於襄每以脩明法度興起廢墜為念築
 大堤甃頽城民用免於水患脩郡志立科甲題名碑士
 用有所勵此其政之大者建岷山亭於羊侯祠中取歐
 脩永叔文而刻之又捐其餘財檄縣令楊君來莅池事
 周回築臺如壇形而缺其中圍以闌方各二丈弱下流
 築長渠可三丈渠尾作橋以通遊人皆以石為之建亭
 於其上使遊者有所栖焉且聞公之別號曰鳳山主人

而環池之山自昔皆以鳳名是用額其亭曰鳳泉以識其顯晦有特待人而興非偶然也公以廉靜寡欲之操剛明正大之學不間於遠近夫之日人人思之而公復以不得畢志於襄為恨從善心力漸衰去道日遠而動猶未已公恒獎進之通於言說形於體貌則公之懷抱又非尋常作吏者而縣令君仁義愛民尤端嗜好乃承其議而勇為之上命下順有倡有和遂以臻茲皆不可不書數世之後復有好奇者出覽其殘蹤敗篲取是而讀之於以考見諸公之事業與其慨於荒煙野草之為功名富貴皆為朽壤而遺令譽於無窮者乃在於此蓋有不勝其一字一涕者矣憲長公名賢字承之蜀之長壽人縣令君名銓字仲衡南昌之豐城人皆以名進士吏於是云鳳林居士郡人王從善謹書

習杜祠堂記

孫繼魯明

余校士襄陽望隆中慕諸葛孔明為人惟陳壽以父子私憾劉氏君臣故志三國帝魏其諸裕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湮滅弗書不與昭烈紹漢統而偽孔明焉耳矣因考習鑿齒漢晉春秋起漢光終晉愍以蜀正魏篡漢亡晉興心特壯之及考杜甫詩於先主孔明往往推而尊之形於遺祠故廟之所賦詠若曰窺吳曰幸三峽曰

真陽府志 卷之五
崩年曰未安宮曰翠華曰玉殿曰丞相曰宗臣曰見伊
呂曰失蕭曹曰三顧頻煩曰兩朝開濟則帝昭烈佐孔
明視習先後一轍即漢氏君正統不待綱目後明也翊
王風而扶世教多矣嘗求其故則習杜皆襄陽人齒以
史名晉爲能裁正桓溫而甫以詩名唐則忠愛君國又
齒之博雅志氣自少甫之屬辭乃自七齡大抵天性畧
同夫齒能裁正桓溫則心晉心晉則帝漢帝漢則慕魏
諸溫非望在杜史甫能忠愛君國則心唐心唐則刺安
刺安則誅史在杜詩其杜昭烈孔明史以正之詩以美
之則君父之道著見奸雄如魏既成尚誅况如溫之蓄
非望如安如史之賊且亂者天誅其能違乎則二公之
史之詩誠深遠矣石南憲副江公有見乎此雅尚二公
即峴首習池祀之報功風教也祠成公叅浙藩政屬襄
陽知府張君裕通判萬燭推官蕭瑞鳳徵余記其大節
如彼若夫習杜世家齒甫定事暨峴首習池佳勝與祠
之規制則翰墨燠然可述不可磨者今皆不記公名匪
字巨之江西進賢人丙戌進士

習池聚樂記

劉一儒明

襄陽據荆郢宛洛爲南北輿區山水之勝甲於他所如
太和峴首鹿門習池皆世所傳奇壘靈秀幽邃雅麗之

觀也四方懷古好遊之士罔不眷然慕之太和距郡中
二百里許鹿門亦存僻處峴山則羊侯祠屋之外莫可
縱遊便而可遊者惟習池爲最勝云自一儒策名京
國往來於茲數矣往來須樂太和已得遍探玄筓習池
近在軌轍願未一視缺望焉頃者被命而南省二人於
里舍計過襄將訪劉質卿侍御爲習池之遊他日趨白
下更訪趙良弼邦伯尋龍山仲宣樓登焉固一快事也
比入襄北十里質卿使者逆於道曰趙邦伯自此入耶
良弼共之又何意龍山仲宣樓也詰旦造質卿約夙具

以遲良弼是夜良弼至自郎中明日約赴池二公先往
愚少後出郭不半里則江水驟湧橫沒故道遂怏怏不
得去又明日乃從驛亭小徑緣直武廟峯後歷卧佛清
泉谷隱諸寺上下山澗觸石攀蘿約十五里始達池上
二公倒舄鼓掌且笑且呀曰極目巨浸予何至是相與
慰勞者久之飲罷率臨池所是日也晴曜中天薰風拂
鑑池水清澈遠映江光中有細鱗色皆金碧歷歷可數
投以粳粒悉鼓鬣爭食若解人意因嘆曰昔人狎鷗鳥
殆斯類也頃之東步澄暉亭望長江之湖泮覽諸峯之
翠聳憶山冒龐孟諸賢而誦少陵之奇句撫景興懷忻

然以喜者不覺惘然以戚焉既而席地命酌擊缶長吟禽鳥和鳴林木蔽芾羽士剪蔬山僧煮茗怡怡陶陶然殆不知纓冕之在吾身天地之爲寥廓也低回良久過質卿別墅時且暝烟籠岫牧笛橫牛犁者盍者持竿者負薪者譁然競歸歸集舍傍共飯麥粥予三人各索數簞食之條已長星在戶矣隨燒燭談晷夜分始就榻榻一以處良弼質卿與愚就案以寢山中清寂曉氣蕭然如秋黑方肉袒熟寐不覺也質卿覺急擁衾爲余覆良弼驚寤曰即此不可令後世傳哉因共喜躍起而櫛沐良弼匆匆有行色矣乃復携具陂塘延坐午餉時江水

安流三老以風便告良弼行且決把袂嘆曰江山勝跡我輩登臨孟句也質之今日異世同懷質卿曰山公一醉此中遂成千古奇事吾人今日豈減當年愚曰竹林河朔蘭亭豫章斯亦達者大觀名流雅致也寧獨山孟然哉雖然縱而無檢者情蕩忘而有託者志悲矧隱見殊途誼叙異趣嗟哉此義蓋難言之矣邦伯公爲郡荊州也恫瘝民瘼冠冕循良逸興清標猶且脫然埃壒之外侍御公風猷彪炳名起柱下乃乞身田里就養其尊人余椎鷲無能自効殊媿二公幸今獲遂覲省追隨几杖亦有庶幾焉者茲所謂齊隱見一誼寂者非耶視昔

諸公一時感遇聚散其情其志要不可例語矣於是質卿歌有客曰言受之繫以繫其馬良弼歌蟋蟀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愚復爲之歌白駒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首而有遐心遂相與洗盞三酌三行而別時隆慶戊辰五月念二日也夷陵小魯劉一儒書

麗德公祠記

鄭傑明

嘉靖四年乙酉夏六月東萊王公以才御史觀風楚地由郢入襄顧瞻鹿門山漢水茫茫雲煙蒼蒼茲非麗德公舊隱處乎望青氏池亭則紆入而觀焉曰茲非山簡之流風乎過鉅平侯祠則下車而瞻拜焉讀墮灰碑曰

茲非叔子之遺軌乎既而曰此間伏龍鳳雛非諸葛孔明龐士元乎草廬則在隆中矣乎往躅之孤高開素襟而洗慰寧無尊賢尚友之情乎居匝旬公事暇訪傑廬次論及古襄人物甚悉御史曰諸葛尚矣惟祀典當崇爾傑曰孔明叔子祠宇故葺士元新構獨龐公落莫沉湮焉世路紛岐仕隱異嚮深有感焉御史曰吾事也即謀諸撫民副使南克王公珮分守叅議東陽盧公煦二公雅尚隱德共贊成之明日檄下郡中翕然復謂知府海盜徐君咸曰龐公高尚古今罕儔襄陽昔多耆舊鹿門幽寂豈無同明相照同氣相求於異世之下可與共

享一堂者乎知府曰唐之孟浩然皮日休亦並時高濂同隱鹿門者不特文章詩思與前賢爭勝負於毫釐而已與配享甚稱御史曰可矣題其額為三高祠屬同知鄭如阜指揮湯相往董其事度地計材飾堂三楹以嚴祀事左右房廡稱之墻垣門祝用不畢具工始于七月甲子成于八月甲午蓋曠世之舉樂於趨踰而御史之休風嘉志宜有不容緩者茲當礱石紀事昭示無窮介知府徐咸命文在傑通判周儒推官吳檄知縣方紀達偕至弗獲辭按誌德公辭辟蜀表携妻子爲山林長往之計遺安數語在勿心三楹風情疎逸至今令人仰慕其高浩然異世同情優游鹿門者四十餘年非所謂聞風興起者乎日休與浩然同隱舉進士即不樂仕進寄情詩酒間亦高世之英也千載馨香三高並祀真足以表隱逸崇恬退而風世教矣太史公曰巖穴之人砥身礪行非遇青雲之士何以顯於後世哉競矣三高今其有所遇乎傑生也晚別號鹿門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初志也一入仕途塵埃頓洞方將買田卜築讀書其下期不貽此山羞足矣是用爲記

見龐亭記

彭縉明

侍御西泉公謝疾而歸築居于襄山大鐵磨畧地隅圖

畫天開與龐公鹿門對峯夾水舉目可擊乃復刻巉披
與結亭于右岡而以見龐名之嗚呼此所謂曠百世而
相感者固其心之所取也昔人有取於屈三閭者名其
亭曰招屈有取于白樂天者名其堂曰醉白是亦有感
而然歟夫漢室弗競賦畝遺安偉德鳴人清風襲物計
龍展床下之拜水鑑納兄事之儀其人品孤高奮守百
世之上者如此身逢 聖世秩列蘭臺鳳鳴朝陽鷄搏
嶺表學行媲美于古人粹刻交騰乎耆彥其風物凜絕
出于百世之下者如此龐公之隱即西泉窮之所守西
泉之仕即龐公達之所施所謂易地則皆然也思其人

有感乎心名諸事欲接于百夫豈偶然而已且龐公往
矣遺址丘墟登亭見山則雲屏洗雨疊障含輝夕陽掛
峯翠烟籠樹而龐公居處其間見山所以見龐也登亭
見水則鴨頭縈帶虎尾迴環漁棹橫江風帆如鱗而龐
公盤桓其上見水所以見龐也暨夫花晨脩禊蘭友盈
亭景色四圍晴虹一抹聯擊鉢之句舉金谷之杯賞心
怡志斂踪跡于林墟追古辭今避紛華于市舍則以我
之興味不有以見龐公之興味哉蓋公之迥然鑿兌庶
幾龐公之高蹈翛然出塵庶幾龐公之清潔美玉藏匱
奇寶橫道庶幾龐公之囊括苟非素有所感而以形影

爲之則蹟似而心違矣嗚呼公之有取于龐豈偶然歟
公名璘字廷輝大鐵有泉因號西泉西泉之將大鐵之
陽松楸在焉鬱鬱葱葱佳氣暇在時得一莫椒桂群器
領庭訓罪足垂成而材辨不減龐公之鳳雛者則公於
君於親於子孫舉無憾焉未知龐之韜晦果能脫然者
耶予辱公交誼有年邇來承重廬扁山先隴與公居咫尺
尺容與下溪雲山月之間文盟懇瀟交情彌篤日者杖
屨款扉出東詔予曰吾以見龐名亭企慕其不入城府
之心蹟吞其爲我記之將勒橫石用比盤盂此固公之
逸志知前所言然霖雨天下於公屬望第恐鳥騶之物

也予之知公亦猶公之知龐于是乎記

樓接舊志有俞俞國貞鹿門書屋記爲任師古作但其
文疑德公爲榜枹齷齪即起求知真能洩所蘊以濟
世與否而獨取孔明以爲師古志不在是夫師古旣
以鹿門題書屋又謂其志不德公可乎且德公人品
正孟子所謂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故孔
明拜於床下今取孔明而畧德公是知有呂周而不
知有夷齊也故刪去之

隆中書院記

吳綬明

處有以定天下之規出有以審天下之勢不求有名不

得已而名立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存百世之下使人仰之若景星慶雲者其惟漢丞相武侯諸葛孔明一人而已侯以王佐之才輔帝室之胃於權奸得志之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盡心盡力不少休廢信大義於天下而弗克濟其君以光復舊物豈其智有所不足歟蓋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於戲惜哉始侯之居隆中不過一韋布耳抱膝長吟於草廬之中雖自以管樂爲比而時人莫之許也及乎司馬子微稱之徐庶言之先主枉駕而顧焉至於再至於三待其誠至然後誕敷心腹腎腸建立大策斷以三分鼎峙先見之規訂謀定

命遠譏宸告有非機權譎詐假公營私以逞奸權者可同日語至于國勢既定身都將相開誠心布公道約官從制民夷寧謐脩王者之政續天漢之統孰有如侯者哉先主既崩遺詔之旨非直託孤寄命而侯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弼亮後主出師二表忠貫日星不負陛下卒如其言其視攘竊神器不敢正名以大惡遺子孫者果何如哉故侯之功出乎百世之上侯之名昭乎百世之下至於今讀當年之志者莫不欽衽起敬舒氣解顏於侯而攘袂奮襟怒髮衝冠於操也忠義之在人心如此侯之廟食於四川者代有常典而隆中

故居委在草莽比予以流冗不逞視師荆南道出襄陽城西二十里間見有所謂躬耕田者有所謂六角井者有所謂梁甫巖抱膝石者溪山環拱極其佳勝乃知武侯之隆中也聞舊有書院荒基廢址琉璃殘甃猶有存者第無以考其廢置歲月而傍隙地則為繡流所據造其境慕其人又豈能無憮然于懷者乎因即其基而礎之加結構焉像設于中侑坐以雲長翼德二公用名其堂曰三觀原所自而著其蹟也堂之後蔭茅為亭而揭以古栢囚所冇而昭其節也復鏡山石繚以周垣庶幾妥靈揭處焉邦人具瞻高山景行以作其忠義後之君子嗣而葺之俾永永無替則予之志也故繫論之而識其歲月于左云

峴山書院記

胡價明

萬曆癸酉余襄陽郡守缺當補今太守麇州萬公時為秋官大夫前太宰楊襄毅公以其名上 上報可籍紳咸稱得人焉太守按部清提雅飭泊然鮮嗜諸所繪曆率遵古循良懿築與民便利未期月政赫赫著矣暇日進諸生考德業質經史覽闔郡之英輒訢然嘆曰美哉多士其江漢上游之精萃歟顧三年一賓雋計偕者何二三寥落也乃若取捷南宮則又問一見之豈士之媮

耶柳聚業靡恒師帥者或未加之意也歷觀諸名勝地
率建置書院群俊髦而陶育之茲豈過爲是彌文哉良
以業不專弗精志不鼓弗奮功不激弗成所以振學校
之弛而助師儒之不逮允矣造士良規前哲徽範也矧
襄陽形勝甲於天下故時稱多賢焉詎可視其落莫而
莫之舉耶乃諗諸二守高君別駕孔君張君司理馮君
即郡庠之西昭明書院廢址而闢新之建大門一座二
門三間大堂三間燕室三間左右齋舍共三十六間規
制恢廓棟宇嚴整仍購諸經籍藏於中功既竣備其堂
曰特兩蓋郡方大亢太守徒步齋祈不浹旬而甘澤沛

適與堂成會即時雨化之意也二門曰萃英大門則易
昭明曰峴山謂昭明特文藝之選耳於正道正學無當
也峴山云者倣岳麓白鹿諸勝紀之耳適歲當大比士
太守糾七州邑生儒肄習其中諸生至即齋舍爲寓諸
凡膏楮薪廩之類咸太守給之太守每間日一至校其
文而評第焉某也才優某也學贍某也弗入穀精鑿費
拔出於牝牡驪黃之外以故土爭相淬礪乃秋舉於鄉
者視往昔加倍焉郡人侈其盛咸歸功於太守及諸郡
長謂不佞宜有以記之嘻蹟有肇新法有可繼機有奇
邇意有淵存方城書院湮廢數十年幾泯泯無聞矣專

城者役志於案牘忽風教爲細務士之弗競也固宜太守殫心振作諸郡長協力贊成一毫不煩於民則肇新之蹟宜紀院成宴會有禁私占有禁過客旅舍有禁則可繼之法宜紀士之中有司之選者皆書院所拔之彥若夫發於教無或左焉此奇邁之機宜紀乃若太守命名之意可得而紀之乎夫名意之表也意名之實也峴山名者豈直以其勝稱雄哉峴山當郡治之南峭拔突屹如端人正士拱翼而立於前其經峴山之祠而瞻禮則羊侯叔子陟峴山之巔而西顧則隆中忠武侯俯峴山之麓而東指則鹿門龐德公由峴山之阿而玩憩

則鑿齒日林孟浩然舊游焉夫上下數千百年其間名碩高蹈之士豈數君子已耶數君子則環峴山而表著者雖其潛見崇卑殊致然皆與峴山同名不朽者諸士升書院之堂正襟南望凝然思惕然感論相業則澹靜爲根基論惠政則德信爲積累論節操則隱潔其巉嵒論風致則歌咏其煙景以斯養晦是謂抱德而處以斯展庸是謂復道而出動名行誼當與峴山並峙書院益增之而高矣斯則太守意也如云攻文詞取青紫而已焉則淺之乎其指矣太守名振孫直隸合肥人二守名持新鄭人別駕名弘申曲阜人名拱極三水人司理

名福謙繼至者郭君名有金俱蒲州人

清忠祠堂記

吳華

鄉先生之一出一處亦各有道存焉則其可宗也均矣
乃人心欲合於一堂而宗祀之要亦禮教之所當先者
襄陽自古多賢之地隱則有龐德公仕則有諸葛武侯
二先生之出處大節其襄人百世之師矣乎頌華來守
是邦訪求賢哲舉人王從善輩畢曰某吾鄉先生也某
吾鄉先生也第東望鹿門則空山愴懷西走隆中又今
王之禁地歲時帛酒之敬吾人將安施乎事若有待也
於是始構堂於鸞廟之東從善遂請以忠清名其堂表

彰二先生之大節也夫世亂而能不辱其身以苟仕進
曰清國竟而能不私其身以圖恢復曰忠惟清惟忠道
斯立矣故以兩者之間君子所自立之地也苟一得之
則均不失爲有道二先生其庶幾乎仰惟我侯布衣時
嘗拜公床下主客相忘於樽俎之前漢事必籌之熟矣
進退宜相可否然而我公卒老於田未嘗一入城府富
貴利達之來若將免已矣侯獨奮起草廬毅然以身許
國成敗利鈍之難逆觀者不以動其心故隱居獨善必
不屑於劉表之就見弘濟時艱亦何負於昭烈三顧之
勤耶於忽三操聞者洗耳出師二表讀之流涕噫二先

生之風真庶應負立懦以淑我後人其有功於名教也
大矣彼隱爲高仕爲通者惡足以語此哉故曰二先生
之出處大節其襄人百世之師矣乎士志於道而不知
所向是自棄於二先生之門也已

鳳樓書院記

曹璘明

公諱統字士元本郡德公從子也少而樸鈍未有識者
德公清苦絕俗栖身壠畝公日刮月磨漸其教誨于時
諸葛孔明司馬德操咸爲名流德公稱孔明爲伏龍士
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鏡故德操以先生長者始親近公
桑間偶語詩書連夜忘年愛之目爲南士冠冕由是名

益盛未幾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
多過其才時人怪之公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喜
人少而惡人多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而爲善者少
矣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不亦可乎信斯言也可謂篤論君子矣蓋世道日移愈
變愈下競功爭能無所顧忌害森於牙利甘於飴利害
交流惟使之趨小人其怡君子其危同波合汚朋成計
得棟桷榦弱折昂覆鍊其以是執其以是執昭烈領荊
州時以公守耒陽令不治坐免吳魯肅寓書曰士元非
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當展其驥足耳昭烈始器之以

爲治中從事雖其大小踈密形迹自昭而授非其任責
有所歸矣昭烈入蜀公亦行策取劉璋開陳三計還向
成都所過輒克昭烈高會燕笑絲竹騰沸公慘然不樂
以爲非仁者之立論其本末足蓋前愆獲禽說遇豈素
志耶王伯不明世無統紀繼竹帛者矜尺寸懷智術者
珍毫末驪首高步聘毒悻義反觀內思盡矣其傷竹葉
其一振天衢而旋輶以委於初服戰不勝而癘皆是也
又何病於公公卒時年纔三十六眇然少齡匡持危難
周旋遠近興俗長化邈於風流謀臣策士斂手其下故
昭烈嘗則流涕孔明親爲之拜豈其悼皇路之險巖虞

藩籬之缺踈尋其儀刑自忘寢食者也嗚呼漢祚旣傾
三國時時彼吳魏者叛君背父實漢之賊英雄帝貴虛
燼挹緒虎炳變於一隅龍光騰於中原斯固萬靈歸命
誓死決潰矣公與孔明感親待之誠抱挾大義違離嚴
穴戮力乃心擬許王室秉志存道日以遐邁哲人告凶
鸞孤飛禍矣遂使孔明徬徨憔悴參替左右鄉乏其賢
聲譽之間奮奄不應歲月幾何明君良臣盡焉咸逝終
其半險不夷劔門縮息峽波無流枿之謀後主有噬臍
之漸降心俯首乞命陪貳遂巡輿視號曰謙冲豈不痛
哉蓋竭力啗人成功者天自古然也公故居相傳在城

東今雲封寺其遺址也提督撫治郎襄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餘姚陳公下車于襄首以祠公爲務乃理而復之名曰鳳棲書院按察使長壽聶公右叅議傅平張公克承其議公乃檄司知蘇澤指揮王來因舊爲新堂廡咸飾左設公位侑以德操不忘所自也門庖垣屏一時具備籍其田若干畝以爲祭需復灑掃者二人揭虔妥靈徽音其光偉哉垂成知府路公賓陽適至曰表賢闡幽此盛德事乃驩欣從更偕通判李廷詔推官李萬仁及知縣楊銓卒相成之都撫公之爲是舉也一政而二教興表賢哲於湮微闢異端於橫流蓋其學有本源

故其支餘如此璣在公卿後進觀於史冊復其遺跡慷慨以自悲又矣幸際其成故樂道之以諗乎後之人公名雅字希冉甲辰進士咸惠政教未易縷數此其一端也旂常事業未可涯云

子亭記

皮日休唐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快異令齷齪東人口者亟亟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比齊美蕭瑟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

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
蒸靈臺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
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
與古人爭勝在毫釐間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
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
朽在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
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嗇焉歎七
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在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
軍筆先生在郢之亭亭在刺史治所每有觀之志四年
榮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織舟而詣之果以文

歿廬摹以棲喬上成墳蓬首單衣塩酪弗忝擗踊號慟
哀毀柴立天降楨異紫芝產坐州將楊弘奏乞表其門
朝廷嘉之詔曰忤事親盡禮誠敬著在鄉閭居喪盡哀
淳孝通在幽顯賜帛粟有差其子恭先字冬筠孫仁恕
字兩金胥有孝行均沐旌異令舉西閩南上薦紳推爲
稱首時銀青光祿大夫漢陽郡開國公張柬之爲讚雄
文深刻炫映楚峴在今郡治東孝義坊之左繼烈於火
刻文漫漶巋然獨存者三分碑之二其下有井如坊之
名衆汲以飲歲遐事殊軍民潛侵環井地隘土崩而湮
汲者病之時監郡蠻禿等憫其殘陋歸其侵疆浚而甃

之甘冽如初屬余記余曰百行首孝聖如舜武克諧而
底豫爲孝之大制禮而善繼述爲孝之達賢如魯閔恂
恂養志人無間言下逮挽車刻木諸子則皆孝之傑焉
者也予嘗閱上下古今數千年間克以孝德名世者可
指數焉厥惟艱哉今忤祖父子孫淳孝一門光啓四世
碑復井完澤流名著何慶之深而孝之多猶歎盛哉巨
古所未見也

遊隆中記

徐學謨

跨漢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蓋有兩隆中云隆中者爲
漢昭烈三顧孔明處其一距襄陽城西三十里在今伏

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觀矣先是亨之名取先生之諱公
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厥走養朝夕言杜刺史前耶命
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友友
仲孫杼年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子曰貴况以賢者
名乎署亭車者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
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
志宴豆既撤立而爲文感邈四年四月三日記

稷按舊志此篇係節文至事勝毫釐句止今據文粹
全文補足之

劉言史碑記

及月休

歌詩之風蕩采久也太抵喪乎南朝壞于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却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五唐果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也自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雖金篆玉牢竒籠惟百銀爲字半鍊成句雖不能追躡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其與李賀同時有劉曼強馬先生姓劉氏名言史不詳其鄉里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制鎮冀也先生造之武俊雄健頗好詞藝一見

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於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武俊驪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讚邪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稱正平鸚鵡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強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強亦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少與先生遊且思相見命列將以裹之鬆器千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漢南相府賞冠龍

西公日與之爲飲宴具獻酬之儀歌詩大播于當時爲隴西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才誠不足污辱重地劉棗強至重必以賓劉於幕吏之上何抑之如是公曰愚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狀有不足稱者諸公視其與劉分豈有間哉然反爲之惜其壽耳後不得已問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掾甚閑或可承闕相國由是掾之雖居官曹嘗見與從事儀等後從事又曰劉棗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乏於掾曹詘矣奚不䟽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哀之慟曰果然止掾曹然吾愛客塋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於襄陽襄陽邑人劉求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詠先生之歌詩且嘆曰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後湮滅而無聞與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日休幸存既撫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強碑

重建唐尹氏孝德碑記

無名氏

予嘗謂堪輿所囿人厚孕靈毓和凡生之膝下知愛厥親壯而慮悃渠渠善事無違焉者孰非克孝之子哉其

有操行純確遐終弗渝爲庸畧所不能如穎羨之饋菜
衣之舞水鱗之躍金金之賜泊泣杖挽車扇枕刻木懷
槁分楫竹萌柏慘之倫率以孝德胥繼顯著而鄉邦稱
之祠堂旌之國史筆之工畫者繪之播之味歌以弗忘
勒之堅珉以弗湮者襄陽唐尹氏忬亦其一也忬字守
均其先天水人六葉祖懷順爲宋宣威將軍新野太守
爰來居襄以蕃忬性淳至恪於敬養母卒啣戚踰禮貞
觀年中特蒙旌表時年十二結廬墓側志將終焉厥父
嗣宗嘗處于外迺嚴葺堂宇奉以歸殫力農畝枉勒如
辛斯哺怡愉就養彌篤及疾忬中蒙不解寢羸弗憚既

龍山中其在南陽者薄城八里即所謂八里岡岡勢屹
挺如帶高僅數丈即其上以祠孔明亦曰隆中今宛襄
人爭互是之不能決余蓋嘗兩遊焉蘇長公萬山詩曰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蓋指今伏龍山云萬山緣江
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若龜背起口西向缺齧行者
跋踖而入其中莽然草木蒙翳即白日如晦稍陟其椒
天光始徹遊目連巉林立而戟交者不可勝數閑遐邃
妙非若八里岡之陀羨迫囂而處古之隱者入山唯恐
不深疑宛人之不能攘隆中而有之不待長公之言始
信然予按史孔明故琅琊人其在襄陽亦飄然一儔居

襄陽府志
客耳貧家門巷不過編蓬築土爲之非有瑤巖絕特之
觀如今山陰之有蘭亭豫章之有滕王閣可以久存於
世者矧經亂離丘燹之餘其鞠爲蒿萊瓦礫莫可踪跡
久矣今復去之千載即伏龍山之隆中果是其山綿亘
數十里又何從而得其草廬故處道士云孔明祠西有
八角骨井一爲草廬之據往年襄簡王寇其地而轟之
竟以乏嗣人以其爲卧龍之英靈不死其說尤謬悠無當
假令孔明死而有知曷不能陰禡典午氏之魄以稍噓
炎柞而乃區區悵情於生前遽廬之幻業必不然矣余
從道士覓骨井井製頗宏敞非貧家所宜有也客曰然

則南陽之卧龍岡果非耶乃出師表又何以云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予曰漢時宛襄並屬南陽郡後世始析而
二之賢者之迹所至增重其死而神遊宜無不之也宛
襄皆故南陽則今之各祠而伏臘之也詎可曰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哉遊之日爲隆慶三年己巳秋七月
旣望旣爲文祝告之納諸壁間去同遊者侍御劉君存
義襄陽人

山水間記

徐學謨

刑部
侍郎

漢江自嶧冢西來歷數千里如遊龍夭矯奔騰噴震環
方城而東走連山躡之迤邐至於鹿門猗猗合沓乍起

忽伏若以蹄股走過其奔數互相撐鬪以爲勝今天下
名山水多矣然其勝黨病於難兼即洞庭武當亦各以
所長自雄若齒角之相忌造化有不容盡洩之於人者
獨襄陽襟山帶江遊目俛仰會爲一境何其鬱然偉麗
執故昔之賢者若龐德公躬耕隴上介然自絕於劉荆
州之聘而杜氏以京兆貴遊顧徙而樂之至長子孫而
不去則襄之山水有以維繫之矣乃今復有侍御君侍
御君者姓劉氏故襄產也嘗起家 世宗朝爲名臺察
出按東省事竣業當大用君忽念親老即拂水歸歸數
年使者辟書絡繹於道君竟不顧雖君之純孝使然然

野人以樂而忘饑者不自有在哉君嘗探十斛煮下上
江峴翹而觀揭而濯酒酣而歌烏凡江風山月舉哀
而飲之納諸闕然之一葉君方陶然偃仰其中于乎鳥
迴睨曩時富貴奚啻泡之座幻之景宜乎不足以奪君
之所適也然嘗與君思之襄之山川闐自隔闕其間過
而閱者如逆旅出客何可勝數乃鹿門少陵今去之千
載其姓與名猶稔識于樵人漁子之口此何說哉語云
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余觀君持斧時諸所彈劾謫言正
論已不媿拾遺之忠鯁而中歲息陰再際熙洽非慕羈
亂離之會而遺安之訓顧斷斷然持之愈堅然則侍御

君者豈直挾山水而有之哉固將進退於龐杜二君子之間其不爲逆旅人之湮滅無聞也無疑間以語劉君劉君曰鹿門少陵談何容易其庶乎以山水間名吾舟乎余旣爲書山水間三字于舟中而併作是記

重修郡大夫汪公遺愛祠

劉存義

明大理寺丞

今守令以循良著稱而遷去者所部百姓感得述遺愛于上官爲之請制命立碑記功得廟貌俎豆所以昭往勸來和輯民心以存好惡之公古之道也新安汪公伯王文章高視一世昔爲郡大夫陟福建憲使去之日百姓驚愕嗚咽如失慈母投狀當路願留公寬惠政而不

可得云日老者把香篲携幼弱填塞道路攀緣泣送諸侯王士大夫奉壺觴各出郊關外車馬擁闕從_主遮公不得行蓋前此未之有也公旣去民無如何則又走告士大夫立祠勒碑以紀遺愛茲且八年矣諸父老懼祠日久就敝重加脩葺今年正月告厥成事鴻臚雙臺尚君以余知公治狀甚悉俾代之言以昭未末余惟襄郡寔荆南孔道程互水路比來法紀弛豪右縱恣士風亦變民之罷莫棘焉公才具高朗義槩確毅懷慈父之念勵霜雪之操衆謂焚錯公也裕如衆所回阻公也篋有抗義引方以爭大體據古證今用協物情雖事變卒

然臨之若素有成畫不動聲色而事罔弗濟處位優重而性甘蔬薄無殊寒素日庶民所患苦而蠲除之諸所省冗浮之費歲百億計禱水旱輒應如響已未江漢水溢窮民沟洫待殍公界錢以身就諸餓夫賑給全活無筭築堤以備水患迄今賴之然首嚴信義戡貪猾諸屬莫不悚懼侍吏或嘗以舊術必痛懲之比良者則體所疾苦寒饑罔不悉故所治內肅肅雖離入境即可以觀政焉往御史按屬地必發諸奸蠹以示儆代理者失察時蔓及小過悉足償其家公惡得劇奸數輩自治之盡法御史罔不從且悅每聽訟從容勸勵務在明人倫綏

善弱決之片言則人人自稱得意世俗殆吏治卑卑薄書間而忽急務公則雅重治本棘圖振文教增飾學舍召生儒講藝其中遇士大夫無問科目監買悉有禮而賢賢貴貴之意自詆示于言意之外即耆舊士人亦恒得請論文事托興壺觴其考校生儒雖以時制經義而必範之以德乃老弱蹇滯士及孝節民貧不能立喪不能葬者節縮奉金極力周助於乎隆古之道卒不易復今仕宦人率論富貴其有志功名者人已豪傑仰之矣然舉措率視上官意首其于民之無良孰肯自治之以速戾即禮賢士人或止錄諸顯者以為內交要譽之地

又孰肯施及蹇滯衰憊之人而况于孤寡之子之無告者耶是可覘公之所志不在功名間而澤先窮民必及枯骨而後已今去郡八年而民思之如一日固其所式昔歐陽文忠公文章相業有名當時嘗為滁州牧遊醉翁亭頽然瞑日視彼官吏民物混如同胞少則延攬文人才士如三蘇父子以及聖俞諸俊傑日孜孜若不暇給故其在滁之日人已知其必為宰相公視未叔豈能多讓即今越在草莽譽望咸歸矧 聖明思治物色岩穴行且起公東山定武功脩文德以輔 中興之盛治施愈先而他愈弘俾世知公之完才匪近世文人之所

能喻則余多德而竊慕之未托亦有光已併為敘述傳後世以慰諸父老之意且俾有所繹思而為之銘曰猗與丞哉江漢之生父矣 明興二百年來歷歷有明公在位揚休錫祉乃今新安汪公去郡已八載胡為乎民之懷之抑至于如此嘗觀兩漢循良傳或興文教或濬河防或勤恤孤寡或勝殘逐良苟一善之可書皆足以垂百世而有餘光新安公禪心並作功崇罔覺公得集古人之大成而篤信好學者歟燁燁聲實令終有始庶其識之以俟後之君子